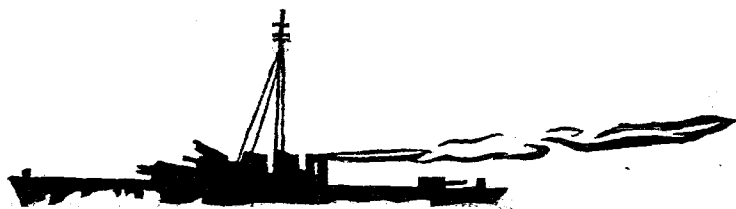


書叢小軍海

二之

# 記日官軍軍海



印編處潤新部令海軍軍務

從入伍到服務

# 一個海軍軍官的日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制海者制世界；

我們應當制海！」

我愛沉思，可是這幾天來接二連三的船藝、物理、航海、輪機大意……等考試，使我忙得連透氣的時候都沒有，那裏還有甚麼雅興去思想，去回憶。但今天是安息日，我不必再去背那些公式、定義，加之昨晚破例地睡得很早，今晨起來精神特別飽滿，吃過稀飯後買點橘子花生，獨個兒跑到後山去散步，在陽光下我的活潑心情蘇醒了！不知不覺地又想到了上面這兩句狂妄的話。

這兩句話很奇怪，它們在我的思想中似乎非常重要，也許它們正在支配着我的生命。雖然我不知道這兩句話究竟是從書裏面學來的，還是自己造的，可是對於我第一次使用它們的情形，却記得很清楚。那還是八年以前的事，當時我在雅禮中學初中部讀書，同班有一個名叫迪肯的，是一位瘋狂的海軍崇拜者，對於海軍更是「無所不知」，所以同學們都叫他「海軍元老」，他也常自負地以「元老」自居為海軍鼓吹。

「海軍元老」和我很要好，他常借些海軍書籍給我看，如「二十年海上歷險記」，「重洋怪傑」，「海上十月」……使我漸漸地也對海軍發生了興趣，開始幻想將來有一天我會穿著潔白的制服，踏上一隻

一個海軍軍官的日記



輕快的軍艦，冒着驚濤駭浪，橫過遼闊的海洋，從一個國度駛到另一個國度，處處受到熱烈的歡迎，或是經過慘烈的長期抗戰，我們終於勝利了，最後我們中國海軍以佔領軍的身份，驕傲地出現東京街頭……啊！如果將來真有那樣美麗的一天，我就是葬身魚腹，也是痛快！

不過我們並不只是幻想，因為後來我們會勇敢地寫信給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將軍，陳述投效海軍的熱忱，好容易等了一個多月，他的回信終於來了，說海軍學校已經停辦，鼓勵我們努力讀書，待將來有機會再從軍報國，並且贈了十多本海軍雜誌，令我們「悲」「喜」交乘。

那些海軍雜誌我們自己看過了以後，又轉借給其他的同學這樣一來，立志作海軍的更多了，後來我們居然在初中部有了所謂「海軍集團」的小組織，這個集團中，除了「元老」以外，我便是「少壯派」的領袖了。那學期終了的時候，迫肯請我簽名，我便在上面狂妄地寫下：

「制海者制世界」

我們應當制海！」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們的希望，祈求在伴着時間消逝，我們眼見着自己幼弱的海軍在殊死抵抗敵人的過程中，飽受摧殘，海軍艦艇退到長江上游，海軍工廠遷到辰谿，海軍陸戰隊開往大庸的高山峽嶺中去剿匪。等到高中畢業的那一年，我們的「元老」終於在痛心中喪失了他的勇氣和熱忱而「退休」了。至於我呢？也許正因為是「少壯」的緣故吧！至今還抱着幾分希望。這希望似乎異常渺茫，雖然前不久我會聽到海軍幼年學校招生的消息，但是一個壯年的交大航海科學生，是不是還能夠而且願意去呢？不去難道還可能有其他的機會嗎？近來戰爭這樣失利，陸軍都要被打得沒有立足之地了，我還應該在這海岸幾千里的地方幻想到海上去嗎？

可是直覺告訴我決不致失望的，我內心常發出一種微小而有力量的聲音說：「Seek, and ye Shall

## 十一月五日

考過以後，教授們似乎「慈悲」了許多，可是不到一星期又「凶」了起來，一天逼到晚，恨不得要將滿肚子的東西一下都塞過來似的，白天是整天的課，晚上得做半夜的習題，寢前還得將鬧鐘弄好，否則第二天早晨便有犧牲稀飯的危險了。

既然有勇氣學工，當然是不會怕功課緊的，相反地是這種緊張生活往往能夠給我一些安慰，使我想到了在前線的將士們時並不怎樣慚愧，因為我們也是在俄着肚皮苦讀呀！可我是仍不免有幾分着急，着急我們學習的方法是落伍，是死板，是事倍功半，將來也許我們的眼睛近視了、肺部有黑點了，而換得的不過是些陳腐腐敗東西。

當然我不會懷疑我在學航海，因為它正佔據着我全部的精力和時間，它正控制着我整個的思想和意志，它更是一切希望的寄托，可是，慚愧得很，我還沒有看見過比朝天門更遼闊的水面，沒有看見過雷羅徑和淡水機一類的新式儀器至於雷達，羅遠，當然更是茫然了。

我希望將來有那樣一天，我們可以有一個設備最完善的地方學習，那裏有一切最新的儀器，有經驗和學問都異常豐富的教授，那裏正是風景最美麗的海濱，那裏的教育是課堂和實習並重的，那裏的學生都健壯，活潑，他們不僅具備一切航海者所應有的知識和技能，而且還有着豪毅的性情，寬闊的胸襟，敏銳的思想和紳士般的態度，他們歌頌生命，讚美海洋！

這似乎完全是一種不可能的幻想，一個月來愈轉直下的戰局，使我們這些學航海的人感覺到能夠和長江保持接觸，沒有被迫遷到蘭州，拉薩那些地方，已經是够幸運的了，那裏還敢奢求，不過這個幻想

將來總要實現的，如果我們下一代還是在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下，在高山上海航海，我們還能夠不慚愧死嗎？

## 十一月十一日 陰

昨夜我第一次失眠！

從軍嗎？是的，我應該從軍了，八年的血債，恥辱，決不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所能够忍受的，逃亡，觀望，更是沒有出息的思想，國家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今天，我應該從軍！

可是，國家教育了我十幾年，難道我能貢獻國家的竟和一個壯丁一樣嗎？母親年老了，她的記憶裏仍保留着父親當年戰死的恐怖情景，我的從軍對她精神上的打擊如何，是不難想像的，還有莉，她實在太可愛了……應冷靜一點！理智一點！

但是，這實在是最愚笨，最自私，而且最軟弱的思想。

主席既然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當然是認爲此刻青年捍衛國家比讀書重要，我還應該考慮那方面的貢獻比較大嗎？無數人被殺，污辱，掙扎在死亡線上，我能够只顧慮母親一人？至於莉，她會相信一個不忠誠愛護國家者的愛嗎？再想遠一點，二十年以後我的孩子們問我對這次神聖的民族戰爭究竟有何貢獻時，我應該感到慚愧還是驕傲？當然，戰爭是危險的殘酷的，一個男子居然到了被危險屈服的地步，還有活着的價值？殺死些敵人使勝利早日來臨，比讓敵人繼續屠殺自己的同胞更殘酷嗎？

我決定了，一夜的苦思，我決定了從軍，是的，我要立刻將這消息告訴母親以外的一切親友，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決定之一，也許這決定在很多人的眼光中是愚笨且不理智的，但此刻我所感到的却只有興奮，快樂！

今天開從軍運動會的時候，我是第一個上去簽名的人。

黃昏我獨自散步的時候，猛然想到父親，他雖然已經死了，可是他當年作戰和壯烈殉國的精神，此刻正引領着我，呵！父親，我現在正準備踏着你的血跡前進了，我要完成你未盡的願望，我願意像你一樣的死去！

## 十一月十六日

簽名從軍後，我的生活改變了許多，除了有興趣的功課外，我都不去讀了，餘下的時間便忙着開從軍同學會呀！寫信呀！一天忙到晚，夜間還興奮得睡不着，腦裏充滿着戰爭，榮譽，血汗，淚的思想。

可是簽名從軍不過是一切問題的開始，其中最迫切的問題便是我應當投效於何種兵種。

陸軍嗎？陸軍的確很好，進入陸軍可以迅速達到參戰的目的，可以最親切地體會到戰爭的滋味，可以參與每一個重要的戰役。進入了陸軍我也許可以在兩月以後參加緬北戰爭，或反攻桂林多痛快！可是在陸軍中，這十幾年來學的有多少能够實用？在那樣動盪的生活中當然不容易溫習功課，不溫習功課退伍以後還能够完成學業嗎？尤其是我們這些學工的。

譯員似乎可以補救這種缺點，不過我的興趣和這方面相差很遠，從軍而不作戰在我看來是件很大的憾事。

那麼空軍是比較理想的了，空軍是思想和身體並重的，空軍可以向敵人索取較大的代價，優秀的青年航空員常常是人們崇敬的對象。但是空軍是終身事業，投效空軍便是將我八年的航海志願送入墳墓。我能够愛陸地勝於海洋嗎？我願意終身守着幾個平坦的機場，還是願意過着「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生活呢？我慣於坐在斗室中，穿着一身沉重衣服，在呼吸急速下聽着震耳欲聾的馬達聲，還是慣於散步甲板

上，欣賞「海上生明月」，靜聽海浪的言語？

今天實在想得太多，好像除了海軍便沒有可以令我滿意的了，但是在這個時候誰還能希望進入海軍呢？從軍既然是一種犧牲，生死尚且莫置諸度外，還有甚麼苛求的，所以我決定了進入青年軍，待學校裏的手續弄妥以後便到壁山去。

## 十一月二十七日 陰

幸運的機遇終於降臨了，我有幾份彷彿，這消息實在太意外，太難令人置信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它的確實性沒有懷疑的必要。

海軍也招考了！它的任務是派赴英美接艦參戰。

我立刻跑到軍委會外事局和唐家沱去詢問，經過了很多挫折，困難和手續，終算是有了一點頭緒，星光下我疲倦地回到九龍坡，心中充滿着新的希望，新的喜樂，我興高采烈地唱着「I want to be sailor sailing on the sea」……」

今夜我有着最甜密的睡眠！

## 十二月十日

仍然是忙着投効海軍的事，昨天我已經檢查過了身體，今天又跑到唐家沱參加考試，說也奇怪，當我們報名的時候，軍委會的負責人會慎重申明過我們一律是三等水兵，可是今天所考的却是國文、英文、物理、化學、大代數、微積分、世界上會有知識水準這樣高的三等水兵嗎？

從唐家沱回校，收到鑄哥和莉的信，是他們知道我從軍的消息以後所寫來的，裏面充滿着矛盾。他們願意鼓勵我去參戰，却又不忍想像我可能付出的代價。莉的信中說「……勇敢的去吧！立！我將從你入

伍的日期那天起，夜夜為你祝福直到你平安歸來……」令我非常感動。

現在我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一接到通知，便會立刻到船上去報到，去作一個水兵，開始我童年所幻想的海上生活。

## 十二月二十九日 陰

經過了二十天的等待，通知終於來了，使我充滿了焦慮的心情頓時獲得安甯。早飯後立刻到唐家沱去報到，報到的手續相當簡單，我被派到江新輪上順利地編定了軍號，排了鋪位席次，領了些軍用品，換了一套全新的稀陸軍制服。集合的號聲第一次傳到我的耳鼓裏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在軍隊裏了。

突然從學校進入軍隊，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是認為不容易習慣的，但在這裏，我似乎沒有這種感覺，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一同進入海軍的同學很多，而且大家的興趣和思想也大致相同，所以非常投機。另一方面是軍官們的態度都很和睦，他們雖然在公事上相當呆板嚴厲，但是在一般情形下對我們的人格是很尊重的。他們很少官僚氣，也許這正是他們之所以是海軍軍官的原故吧。

伙食很不錯，菜是一鉢大肉，兩大鉢蔬菜，樣子雖不好看，味道却很可口，和學校裏蓋不住底的幾盤菜比起來真好了許多，晚餐時蹲在對面的一個陌生小伙子望一望我說：

「這樣的兵到有當下去的價值！」

餐後激了會盪，本立，到船頭甲板散步。我們原準備盡情地談談各人的感想和計劃，但談不到幾分鐘便都沉默了下來，各自低着頭思想。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要說的實在太少，要想的實在太多！

我現在是軍人了，輪在我前面的是責任和希望。這責任不只是一「接艦參戰」而是一個新海軍的誕生。這希望不是看夏威夷的草裙舞，也不是升二等兵，而是億萬人在奴役和在水深火熱中所期望着的勝利。



，而是使中華民族驕傲地站在世界上。這一切責任和希望正等待着我去担負，等待着我去實現，我需要的最大的決心和最大的勇氣。

夜深了，微弱的月光透過黑雲，照着唐家沱的江面，照着甲板上每一個沉思的人，江水輕擊船舷，低奏着夜之音樂。

「母親會知道我已經從軍了嗎？她將怎樣難過！」  
「莉此刻已經睡了？在讀書？還是在晚禱呢！」

## 一九四五年

### 一月七日 陰

在軍隊裏，當然一切都是軍事化，天還沒有亮便有起鑿號叫醒，五分鐘以內穿好衣服，整好床鋪，跑步到船頂露天甲板集合點名，早餐以後便整隊在沙灘上「立正」「稍息」「跑步」地操着，下午是辦理出國手續和其他活動。出國手續中最討厭的就是打防禦針，防禦針有六七種之多，每一種又要打兩三針，所以一星期以來我們的左手真有點吃不消。晚上是自由活動，可以隨便在沙灘上走走，或看書，寫信。

昨天正式編隊，我被派做第七中隊第三分隊第三班的班長。中隊長劉宜敏中尉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北方人，對人非常和睦。分隊長成宏略是我們航海科的畢業生，也是我從前在雅禮中學讀書時的老同學，現在又在一起，真是件巧而難得的事。本班的「弟兄」一共十個人，來自八個不同的省份。威廷畢業於政校法政系，矮小精悍，會奪過重慶游泳比賽的四百碼俯泳冠軍，他的思想很進取，愛寫，愛唱，也是

我的踢踏舞教師。胥靈臣是航海科三年級的同學，他永遠沉默着，像是在思想甚麼似的。楊鶴齡離開西北大學以後，曾在陸軍裏面當過中校，他的談鋒最健，全船幾百人中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一方面是因為他會做過我們的「伙食委員長」，同時也因為他有着全中國海軍最大的腦壳。胡樹軍很聰明，是一個典型的上海人。羅澄是中正中學畢業的，是一個大真而且可愛的小弟弟，啥子東西都會玩，愛聽故事，害羞得像個小姑娘。田漢是我注意的人物，直到我發現他並不懂戲劇為止。左鳳山、白甫台、江芳臣和賈建輝是沙場老將，他們保衛過江陰要塞，參加過馬當之戰，黃建輝的腿子上至今還保留着幾處槍傷的斑痕，閒坐時，他們常興奮地訴說當年作戰的故事。白甫台是遼寧人，他已經離家十五年了，他答應抗戰勝利後，將他在遼寧的年青女兒嫁給羅澄。

軍隊是一個熔爐，它使不同地域，不同個性和不同環境的人爲着同一目標奮鬥，使他們互相瞭解，彼此幫助。

## 一月二十二日 陰

除了一些謠傳以外，誰都不知道我們究竟甚麼時候出國，不過這幾天操得很利害，並且操的不是「立正」，「稍息」，「齊步走」……而是「Attention」，「at Ease」，「Forward march」……再加上接二連三的民衆團體慰勞和政府首長訓話，想必是「其時不遠」了。

昨天我們全體赴美海軍官兵一千人整隊到中訓團聽主席訓話，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領袖，他那灼灼的目光和堅定而懇切的語句，使我看出一個偉大靈魂的存在。他說：「我不但把你們認爲自己的子弟，並且要把你們作我生命的繼承者……」

今天陳誠部長來唐家沱向我們訓話，語短意長，感人至深，他說：

一個海軍軍官的日記

「……請大家看！現在江面上所騎着的，便是我國全部殘餘的艦艇，現在沙灘上所站着的，便是我國全部的海軍。重建中國新海軍的責任便在你們的肩上，你們便是海軍的黃浦，你們是一個强大海軍的種子。今年今天我在唐家沱送你們出國，明年今天我要在黃浦江外面歡迎你們勝利回來！……」

## 一月二十六日 陰

渴望着的一天，終於降臨了！

天還沒有亮，我們便隨着軍號聲醒了接着便聽到劉中隊長的河南口音：

「趕快起來，把行裝整好，吃飯，今天我們要動身到美國去！」

艙裏立刻充滿了嘈雜的聲音，我感到數百個心在急速跳動着，成千的眼睛在黑暗中顯得格外明亮。

兩個鐘頭後，我們便乘同心軍艦到了朝天門，在那裏我們有一刻鐘的時間向送行的親友們告別，隨後便分別乘了指定的汽車向成都進發。晚上宿在壁山中驛。

這一天，大家的感覺雖然各不相同，有的在沉思，有的在談天，有的在唱，有的在欣賞風景……；但就一般來說，這一天旅程是很舒服的。沿途到處受民衆的歡迎，午餐是牛肉和餅乾，晚餐和宿地都有人預先準備好，加之是坐汽車，我們壓根兒就沒有感覺到自己在「行軍」，我們真是太幸福了！記得三月前一個下雨的晚上，學校裏來了一營軍隊，他們是在河南打敗後奉令增援獨山的，步行了一千多里在飢寒交迫中覓我可以暫時棲身的處所。

## 一月三十日 晴

昨晚到達新津，宿在一個破廟中，因為兩天來，車子拋錨次數很多，大家都非常疲倦，所以今天總

隊長下令特准休假一天，恰巧鑄哥從成都趕來看我，早餐後我們便一同進城，買了些青詩三百首，古文觀止，萬花筒，古錢……一類東西。下午再到忠孝堂玩，忠孝堂是一個很能代表東方藝術的建築，我雖素來不注意廟宇，但對它的幽靜，莊嚴和雅緻却懷着崇敬和喜愛的心。在那裏我們談了很多哲學問題。黃昏，我們踏着斜陽，緩步走向營地，天漸漸地暗了來，我們的心緒也在隨同變化着。我們開始意識到這次不平凡的離別，想到渺茫的將來，萬感叢生，最後鑄哥叫我把已往的日記留給他保存，我回頭望望他，正對着他已經潤溼了的眼睛。

「我也許不應該這樣想，可是……」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沒有待他說完。

回營後把六年的日記清好交給了鑄哥。這夜我很久沒有睡着，我望着對面斷了一隻手的菩薩，望着軍毯，稻草和熟睡中的夥伴們，反復思想，生命的意義是甚麼？這問題在平時我可以不費思索地說上一大篇理論，可是當我在這冷靜的夜裏深深思索時，却又茫然得不可解答，我想到三月前路過學校的軍隊在雨中磅礴的情況，他們疲倦，他們飢餓，他們冷，他們知道前面九死一生！我又想到在華麗舞廳裏互相擁抱跳舞的大肚子中年和十多歲的小姑娘，他在笑，獍獍地笑，她也在笑，笑得更可怕，她滿口是血，滿身是禽獸的毛，生命的意義是甚麼？我在煩惱中苦思着。

這時窗前的臘燭快要燃完了，我因為不願意在黑暗中，所以再燃上了一支。不意這很普通的動作，竟猛然給我一種啓示，我想到臘燭，它悄悄地黑暗中發光，而不去想它爲甚麼要發光，更不願因發光而喪失了自身的生命，它只知道自己是個發光體，而且光是好的，它便不斷地放着光輝，雖然它有終了的時候，但這「光」却被繼起者保留着。只要人們沒有完全睡着，只要還有人不願意在黑暗中。臘燭依然是這個角落中最需要的東西，因為它能够發出光輝。

## 二月七日 陰雨

因爲飛機的數量有限，我們一千人必須分批乘機到印度去，但是一天究竟有多少飛機却沒有一定，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到機場去等，有機便走，沒有飛機便回營，這幾天就是這樣一來一去，不分晝夜的緊張一頓，失望一頓，弄得吃飯既沒有心，睡覺又不能脫衣服，苦惱異常，昨夜更是糟糕，我們簡直在刺骨的北風之下站了一整夜。

但是今天下午，我們終於乘上了一架解放式改裝的運輸機，飛機剛起飛的時候，大家都忙着看個不停，不過沒有多久便都厭倦了，接着厭倦降臨的便是頭昏，呼吸短促和嘔吐，我望望本班的同志們，他們蒼白的臉上，都有着痛苦的表情，既然還感到痛苦，當然是沒有死的，只要沒有死，我便不急了，大概這架飛機的美國駕駛員也是這樣想吧！要不然他一定會把氧氣管打開的。

據說我們會飛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峯，那裏高出海面一萬四千呎，可是我除了冷以外，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感覺，只是越過喜馬拉雅山後，飛機急驟降低時，耳膜痛得非常厲害。

七小時後，飛機在陰暗中降落在一個溼淋的機場。當時正下着傾盆大雨，使我連想到這便是全世界最多雨的阿哈密省。飛機停妥後有汽車將我們接去吃了一頓豐盛的西餐，然後送到中國駐印軍總部丁江辦事處。昨夜冷得要命，今夜却睡在熱帶叢林中的營帳裏。

## 二月九日 晴

在了江住了一天，每人領了些用品和五十個盧比，高興得了不得。我立刻到附近去買香蕉吃，這東西已經八年沒有嚐過了，就是不好吃也好吃，當我正在欣賞香蕉味的時候，却不意竟被幾個印度人圍着，他們指指點點地說些甚麼我當然不懂，可是看他們的表情一定是在欣賞我這一套棉軍服，印度人是沒

有看見過棉衣的，棉軍服對於他們也許和四強之一的中國同樣神秘吧！

昨晚黃昏上了火車，這也是幾年沒有看見了的玩意兒，火車裏面很清潔、舒適。行軍營是只知道自己在走而不知道目的地的，可是我們可以猜到這次是到加爾各答去。火車上午在叢林裏一條長蛇樣地爬着，沿途盡是美麗的熱帶景物，使我連想到「獸國女王」的故事。下午穿過渺無邊際的平原，平原上滿是農田和果園，一片富足的土地，但這片土地上却盡是破衣蓋不住瘦骨的人民，是誰奪去了他們的財富？！

## 二月十二日 晴

一般印度對中國的印像很好，我們向他們叫「Sultans」的時候，往往能夠得到熱烈的回應，不過偶然也有些印度人看見我們走近了便跑，好像怕我們也侵略他們似的。

沿途經過的大站小站很多，火車每到一站，便會很自然地停下來，因此我們有不少機會和印度人接觸，我對他們的印像是真摯而馴良，他們大部份都和我的想像一般窮，幾乎到處都向我們討食物的，這些討食物的並不是乞丐，他們實在是很好的農民和工人，可是他們餓了！

我又認識一個叫Robindra的少年，他是一個中學生。健美而且聰明。說一口很流利的英語，他避開警察的視線告訴我他恨英國人，但是很愛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常給東西他吃……我很喜歡他，立刻把一餐的口糧全部給他，給他的時候，我很難過，不是爲了口糧，而是想到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喪失得太厲害了。

Robindra抄了通訊處給我，叫我每天寫一封信給他。今晨火車經過一個小站的時候，一個中年印度人對我說：「英國頂不好，中國馬馬虎虎，美國頂好」。

這話確能代表大部份印度人民的意思，雖然我當時並不贊同。中午抵加爾各答近郊的軍營，那裏風景很好，設備也很完善，是由美軍負責的。到達營地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消毒」。我們領了四套制服。六套內衣，三雙鞋子，一打手巾……從祖國帶來的東西便給燒掉了，就是穿着見主席的那套所謂「卡機」制服，也沒有例外，好不痛心。我的聖經、日記、唐詩三百首、萬花筒……經苦苦的「哀求」得幸免於災。

## 二月二十日 晴

現在是在另一個國度了，一週來我們一直是吃洋飯，穿洋衣，說洋話，做洋人，好不快活。整天除了打針，點名和吃飯以外，便沒有甚麼規定要做的事了，晝天我常練練 *Bobbing* 躺在床上看書或是在軍營附近的森林裏走走。軍營旁邊有一個小湖，威廷和我都想痛快地去裏面去游一頓，可是營軍營的說湖裏的「毒」得多，只好作罷論。日間睡得太多，晚上便不容易睡着，常常和威廷在月下散步，或是去捉猴子，捉猴子的成績很好，因為我們並沒有被猴子捉去。

軍營附近的草地，爲了怕藏蛇的緣故，每天都願有印度人來剪，這些人在印度是階級最低的「賤民」(Untouchable)，記得我第一次找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拘束得很，覺得我們「高貴」的中國人不應當和他們接近，待我向他們指示中國人沒有階級觀念以後，他們才安心一點。

下午乘火車離開加爾各答，相信是到孟買去，沿途見到的情形和從丁江到加爾各答差不多，只是更遼闊的平原，和更肥美的土地，不過叫 *Barley* (求乞) 的仍然很多，他們大都是些業餘乞丐。

## 二月二十四日 晴

清晨一時到達孟買附近的 *Kanhan* 軍區，我們已經從東海岸橫過印度到達西海岸了。

這軍區的規模很大，和軍人福利有關的設備，應有盡有，僅就電影一樣而論，這裏便有比軍慶國泰還好的影院兩家，並且每天換片子三次，所以住在軍區裏，就是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也不會感到寂寞。Kathay軍區裏有英、美、加、澳、中各國的軍人（中國人包括一千海軍和三百空軍，都是到美國去的。）大家相處甚得。

### 三月十五日 晴

在Kathay軍區一共住了二十天，這期間除了上午上操和早晚點名外，其餘的時間都可以自由活動，我便在這期間認識了好幾位外國朋友，我們一同看電影，進俱樂部，談天，或是看印度人對着眼睛乾吹笛玩魔術。

前天和威廷、福堂、鶴齡到孟買城去玩了一整天，因為沒有嚮導，所以只好無目的地亂走幸而終於找到了著名的維多利亞動物園，後來又在「金陵飯店」吃了一頓中國餐，然後乘Taxi到Eaton's Camp去看海上日落，這一天玩得痛快。

昨晚登上運輸艦美琪將軍號（General Mann），今晨起錨，我們便離開了印度。前面躺着一片碧綠的海水，點綴着幾隻白色的海鷗在上下飛翔着，海，這便是詩人讚美歌頌的海！這便是我童年幻夢中的海！

### 三月二十六日 晴

美琪將軍號是一艘戰時下水的新運輸艦，二萬一千噸，時速二十二哩，有五吋砲四門，二十公里砲二十多門，雷達和聲納一類的設備也很完備，可是在享受方面，却只有維持健康所需的最低水準。全艦一共有乘客三千人，又擠又熱。因為怕潛艇突襲，救生衣每人都有，而且必需時隨身帶着，否則便有



憲兵干涉。淡水當然是很珍貴的，管制得很嚴，沐浴一律用海水，海水衝在身上除了可以涼快外，似乎沒有甚什其他的作用，因為無論你用多少肥皂，也不會起泡沫的，而且洗過以後身上仍然有黏性的感覺。

每天照例有兩次演習，或是「備戰」，或是「棄船」或是「救生」，都非常認真。離開孟買後曾經有四天由兩艘驅逐艦護航，大概那四天的航程便是所謂之危險區域吧！不過在逐驅艦離去以後的第二天，我們曾在海面發現寬遠數哩的油跡。

印度洋上的風浪很大，加之船行駛得很快，我們這些到海上的小伙子當然免不了要昏船，而且昏得很厲害，船上的伙食雖然豐盛，每天都有火雞之類的東西，可是它們很少在我們的胃裏停留過兩個鐘頭，在我們一千海軍中，除了兩三個「超人」以外，其餘的都變成了反雜動物。

船離開孟買以後，她的航向便很難捉摸，她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向南，有時向北，使我們沒有方法猜着下一個港口是甚麼地方，但這疑問終於在今晨，被打破了……我們到了澳洲新金山！

到了新金山並沒有甚麼好處，乘客們一個也不准離船，就是想寄一封信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們只可以遠遠地看看這個可愛的城市。

因為燈火管制的緣故，十二天來，今天還是第一次能夠於夜間在露天甲板上逗留，這夜滿天繁星，但我已不能從它們中間找到北斗，天龍，仙后那些星座了，南十字頑皮地閃着眼睛說：「你已經到了南半球！」

## 四月五日 陰雨

船在新金山只停一天，便繼續東駛，二日抵新加利多尼亞（New Caledonia），也只停留一天裝了

一千多海軍人員，便繼續航行，今天到達日期更換錢，這一天足足有四十八小時。

對於昏船，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顯著的感覺了，是習慣了還是因為已經找到「替身」的緣故？那些剛上船的美國水手，真嘔得可憐！

不昏船，生命的意義似乎也要豐富些，這幾天無論躺在床上看書或是和朋友們在甲板上散步，或是獨自望着大海沉思，興趣都要濃厚得多，有時我也特別到船裏去看看，因此也認識了好幾位外國朋友。E. J. Toward 是一個很够味的青年水手，他每天到我這裏來玩，告訴我很多美國的情形和他作戰的故事。他說從前他那艘驅逐艦擊沉了一艘日本驅逐艦，後來駛到日艦沉沒的地方，把海面上浮着的日本人救了起來，結果那些被救的日本人竟和他們在甲板上發生了肉搏戰。「所以」他堅定地說：「只有死了的日本人才是好日本人！」Hodge 是一個美國黑人，曾經在緬甸作戰一年，他告訴我很多中國遠征軍的故事。他贊揚遠征軍的戰蹟和勇敢，痛恨每一次發生激烈的攻守戰時躲在中國軍隊後面的某國軍人。爲着對日本作戰的事，有一天他和我論辨得很利害，他覺得中國和日本是有色人種中唯有的兩個對立的強大國家，不應該互相殘殺。Hodge 也到過非洲，他興高采烈地向我形容非洲的女子說：「她們是那樣的甜密，那樣的黑得可愛！」

## 四月二十一日 陰

十五日到達美國西海岸的聖第耶各市，悠揚的鐘聲中我們離開了美琪將軍進入一列專車，接着更開始了橫過新大陸的旅程。

車上的設備比戰前粵漢路的特等車還要好，除了完善的水電，冷氣、暖氣、澡堂和餐廳的設備外，一些瑣碎的事也可以交給 Porter 去做。所以我們除了吃和睡以外，便是輪着看書和欣賞風景。沿途的

人民對我們更是友善，因此在經過的各州中，我認識了幾位年青朋友，車子每到一站，便有 U. S. O. 的人員上車到處慰勞，贈送好多糖果和雜誌一類慰勞品。這一切真使我們這些中國水兵有幾分「受寵若驚」的感覺。

十五日橫過加利福尼亞州和亞利桑那州，十六日橫過新墨西哥州。加州風景秀麗，到處是豐富的石油礦，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却盡是七片黃色的沙漠，沙漠中除了少數人工灌溉的農田和用作畜牧的區域外，大部份都是長滿仙人掌的荒原，荒原裏有許多飛機場，和我們一同來美的三百祖國空軍便在這裏和我們分別了。因為密西必河記濼的緣故，火車於十七日轉向北行，經過得阿克薩斯州與俄克拉何馬州西北部到堪薩斯州。十八日橫過密蘇里州，當晚抵聖路易城。次日經過堪塔基州，田利西州達密西必州。十九日橫過阿拉巴馬州，二十日橫過喬治亞州，二十一日中午到達佛羅里達州的邁亞米城 (Miami)。

邁亞米在佛羅里達半島的尖端，是美國最南方的都市，受墨西哥暖流的影響，氣候四季如春，因此成為著名的避暑勝地。這個城市的美麗，幽靜，從前在「美月琪華」(Moon Over Miami) 的影片上曾經看見過，可是這城市實際的美，恐怕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到吧！我們在這裏受海軍訓練該是何等幸運！

到達目的地後，隨即住入營房，這營房本是一所旅館，各叫愛客齋 (Hotel Alcazar)。愛客齋一共有十三層，我們只住最上面六層，中間幾層住的是美國海軍，最下幾層空着，營房裏的設備很好，好得和一所大旅館一樣。

進入營房便收到兩封信，一封是鑄哥寫的，說母親對我的從軍雖很難過，却也贊成，一信是輝妹的，告訴我鑄哥和領弟從軍的消息。高興之餘，更驚嘆美國海軍郵政制度的完美。

## 四月二十二日 晴

今天我們雖只是到達邁亞米海軍訓練團的第二天，但我們已經開始訓練了，是新兵訓練，目前我們全是練兵，練兵需要經過三個月的訓練方能升三等水兵，所以從前我們以三等兵自命實是期望過高。

上午，每人領了三套海軍制服和三套海軍工作服，制服是白色的，穿在身上便有一種瀟灑的感覺，工作是藍色的，藍得和海水一樣，上面的口袋很多使你穿上了便會自然地想到自己是海軍，而且應當工作。領過了衣服便去檢查身體，似乎都還不錯。

午餐後看電影，片子是「你已經進入了海軍」，內容是海軍禮節和海軍各兵種的介紹，這些東西雖然呆板，可是在銀幕上却解示得很生動有趣，加之是五彩片子，所以予人的印象很深。看過了電影便到海濱公園上操，課目是立正，稍息，轉法，齊步走，教官是美國人，精神很好，既認真又和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當然更爲緊張。

晚上的時間完全是自己的，我們可以排隊去看本訓練團的電影，或是留在營房裏自由活動。我因爲覺得精神上需要鬆弛一下，所以便決定到休息室去看雜誌，剛踏出電梯，便聽到休息室傳來的悅耳音樂，是『Blue Danube waltz』，心想躺在沙發上聽聽這類廣播倒是够快意的，可是走到休息室門口，我突然呆住了，原來那並不是廣播，而是一個中國水兵在彈着鋼琴，一個中國水兵！……。

## 四月二十六日 晴

受訓好幾天了，這幾天的主要課程是操法和運動，操法除向後轉只要兩個動作和多一種「向後轉走」外，其餘和中國的大致相同，所以沒有任何困難。運動是徒手操，越障礙物，打沙包，單槓、雙槓、拳擊之類，這些運動從前都做過，沒有甚麼特別，不過像這樣做完一種再做一種地連續運動幾小時，

却很少經驗過，所以吃過晚飯以後，除了疲倦得只想睡以外，任何事情都不發生興趣，早晨起來照例是周身酸痛，可是上操的時候還得打起精神，我們寧可「打掉牙齒合血吞」，也不願意讓教官們覺得我們怕嚴密訓練。

在各種運動中，拳擊是最劇烈的了，拳擊時，最初是對打，接着是混打，幾十個人打做一堆，我們差不多都是從來沒有學過拳擊的，打起來雖然很凶，防禦方面却很不週到，所以一場混戰以後，一個個地都被打得頭昏腦脹，火星直冒了，可是教官並不因此罷休，他還要選擇對打得最精采的人來一次「決鬥」，有一次我是被「光榮」地選上了，對方是個亡命之徒，我當然也不示弱，於是在打氣和歡呼聲中像兩隻野獸似的展開了一場惡鬥，終了的時候，對方滿口是血，我更是頭痛得厲害，不過因為外表上看不出來，仍被宣佈得了勝利。但是，天曉得，這一夜我竟流了兩次鼻血。

今天有一位同志因為拳擊的緣故被送到醫院去了。

## 四月二十八日 晴

今天是星期六，我國駐美海軍武官劉田甫少將「特別從華盛頓乘飛機到邁亞米來，檢閱在此地受訓的中美兩國海軍。一位少將的檢閱，在美國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怪不得樓下的美國水兵們今天感到特別興奮的，至於我們這次檢閱更富有特殊的意義，所以除了興奮外，還帶有幾分高興。

上午是整理內務，大家床舖得像豆腐一樣的方，水手袋裝得像水桶一樣的圓，牆壁掃得沒有一點污跡，地板更是可以照見人影。用過了午餐，便穿上潔白的海軍制服到海濱公園接受檢閱。檢閱的成績大纔很好，所以檢閱後，除了幾位不幸的偵更者外，全部都放假了，而我竟是這不幸中的一個。

## 五月五日 晴

這一週的課程仍然很單調，照例是每天上午有四個鐘頭的英文，下午看一個鐘頭與海軍有關的電影，再運動四個鐘頭，這大概就是所謂之「打底子」吧！

英文方面因為程度參差不齊，所以英文部爲了教學的方便，便舉行一次嚴格的測驗，然後按成績把我們原定的第一中隊到第五中隊分爲十組，依次命名爲A組、B組、C組……J組，A組是初學英文的同志，J組雖是些英文較好的大學生。原有的第六中隊到第十中隊也依同樣方法分爲十組，依次命名爲K組、L組、M組……T組。我是在I組。

主持教英文的哈佛大學的查理博士，滿頭銀髮，想必已經超過了古稀的年齡，可是精神很好，採用的教授法是英國劍橋大學所倡導的「基本英文法」，這種方法除了專有名詞外，只要學八百五十個生字，便可以表達任何意思，所以非常容易。他們希望將來全世界的人都能採用這種「簡單而實用」的語言。

運動方面現在添了一種游泳，談到在海濱游泳，人們一定會以爲是非常有趣而 *romantic* 的事，不過我們上游泳課却有點不同，上課的地點是海軍游泳場，那裏的風景確很美麗，只是我們被關在黑房子裏面看電影，電影的內容是游泳法，救生法，怎樣游出燃燒着汽油的海面，怎樣對付吃人的沙魚和怎樣從高大的船上跳入海中。看完了便開始實習，我們於是整隊在海中照樣的游泳、潛泳、和打水。後來又被引到一處離水面足有三丈高的跳水地方，叫我們輪流跳下去，游十分鐘再攀着繩子爬上來。跳水這玩意兒在游泳池裏倒是頂有味道的，我們不但會跳，而且會玩幾個不好不壞的花樣，可是像這樣一定要兩手抱在胸前呆跳下去，却沒有奔過頭次，何況有那樣高，看看都有點心慌，可是我們不能現出害怕的樣子，以致喪失中國人的尊嚴，所以當時大家便商量好了，決定跳的時候絕對不准遲疑（教官是不懂中文的），這決定果然很生效，一個個地在教官叫了名字以後，接着便跳了下去。但是天曉得！我們中間

竟有一位全然不會游泳的同志，不過他很勇敢，他更不願有辱祖國的體面，所以也照樣地奮身跳下去了，直到我們發現他在迅速下沉的時候，才把他救了起來。

## 五月七日 晴

德國無條件的投降了！這消息令人感到興奮，快樂，也令人感到惋惜。

侵略者終於得到了它應有的悲慘結局，正義終於戰勝了強權，歐洲被奴役的人們從此恢復了自由！我能不興奮嗎？歐洲戰場既然獲得了勝利，同盟國的軍隊從此可以移師東指，日寇的敗亡，當然也是為期不遠了，想到苦難中的祖國不久即可重光，更是快樂非常，可是如果日寇很快便投降了，熱望着參戰的我們將要何等頹喪！

歐戰結束了，從前因省電而停用的氬氣燈，今夜突然一齊大放光明，花樣百出，遺城被點綴得像幻想的國度。

## 五月十三日 晴

今天是星期日，天氣也很好，實在應該痛快地玩一頓。

用過早餐後，鶴齡便學汽車去了，威廷、福堂和我為着好奇心的驅使，便乘船到「印第安村」去，結果很失望，因為印第安村裏的情形實際上和貴州的苗區相差無幾，所謂印第安人，更是和中國人的相貌沒有兩樣，我真奇怪為甚麼他們會被稱為「紅種」人。

從「印第安村」回來後，又到「黑人區」去看，「黑人區」是全市最貧窮的區域，街道比較小，而且不大清潔，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這世界裏的居民全是黑人，他們除了工作和買東西以外，很少到外面來。

在這一州，黑人是很受歧視的，他們除了在自己區域內，不准進入電影院、公園、跳舞廳、禮拜堂……一類的公共場所，就是我們常游泳的海濱，也是不准去的。黑人乘公共汽車必須坐在最後面，下午八點鐘以後，如果還有黑人逗留在其他區域，便會遭受警察的嚴厲詢問。這些情形對於高唱民主的美國，實在是無情的諷刺。「黑人問題」沒有合理的解決，不但是美國社會的污點，而且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危機。

下午我們再乘車到邁亞米濱海區，濱海區是邁亞米的風景區，那裏房子很少，大半是些私人住宅和旅館，隱蔽在濃密的樹木和花中，從綠蔭叢裏，偶然也露出一角紅瓦來，清靜得除了小孩子們互相追逐發出的笑聲外，便只有小鳥們的言語了。濱海區最有味的地方，當然還是海邊，那裏正有成千的人散在海水中和沙灘上，海水中的是在游泳、戲水，隨着海浪的起伏跳着、叫着、天真的表情中，充滿着生命的活力，他們的年齡從六歲到六十歲都有，玩起來都是一樣，我還看見一位很有福氣的老太太，她毋需作任何運動，便可以安祥地浮在水面，而且還背着一個三四歲的男孩子，想必是她的孫子吧！

沙灘上的人是在曬着曬太陽，坐在涼傘和椰子樹下談心的也有，大半都是些年青的女孩子，她們曲線畢露，現得極可愛地。我們才走到沙灘，便有三個金髮女郎來找我們談話，她們大概也對「洋人」很感興趣吧！竟伴着我们玩了一整下午，分別時還依依不捨地把電話號碼和住址留下來，叫我們常常到她們家裏去玩。歸途中，我想到在祖國被人辱罵的「吉甫女郎」。

夜間我們再去溜冰，這輕快而令人神往的運動，溜冰的時候認識璐瑪、琴，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小姑娘。

## 五月二十日 晴



十七日來了三百多俄國水兵，也是派到美國來受海軍訓練的，住在我們的樓下。那一天報上正載着新疆省同亂的消息，使我見了他們便恨，當然更不會想到要和他們接近。可是經過了幾天的觀察，我的觀念是改變了！這些俄國水兵並不是我從前所想像的那種冷酷而貪惡的政治動物，相反地，他們是一羣喪失了個人意志和自由的可憐蟲，他們不懂中文、英文也只會說「朋友」一個字，使我們沒有方法和他們交談，可是從行動上看來，我可以想像到他們都是些誠懇而忠實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很少說話，就是酒着很高興的事，也不過發笑而已，但他們很愛唱歌，在所唱的各個曲子中他們對於其中某一個曲子更是百唱不厭，據一位懂俄文的同學說，那曲子的內容是：

→親愛的姑娘！親愛的姑娘！←

他們的身材矮小（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肌肉非常發達，有幾分蠻敢的精神。今天我們和他們在薄濱公園比賽了三場排球，要不是在技術上超過他們許多，恐怕很難有取勝的希望。

中美俄三國海軍同住一個軍營裏，雖然各層分開，吃「飯」却是混在一起，餐廳裏的規矩是「裏多拿多拿，拿子便得吃完」今天晚餐的時候，我的對面是一個俄國水兵，他大概是頂喜歡吃肉的，所以足足拿了一斤多肉絲，加上麵包，菜醬，豆子，番茄和火腿，他的盤子裏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樣，可是，不幸得很，他的肚子並沒有眼睛那樣俄得厲害，那座小山無論怎樣吃，也不能完全「清算」，真把他急壞了，於是他便左右觀察，看見他右邊坐的中國水手正在側身和美國水手談話，於是我們這位勇敢的朋友便情急生智了，在共產精神的感召下，他把剩餘「物資」偷偷地遞給了那位中國水手。俄國水兵無論是在軍營裏，或是出外，總是一羣一羣的，如果不是教官告訴我昨晚有一個俄國水兵因為單獨和他談話被軍官當場打了耳光的話，我一定還以為他們是頂喜愛集體生活的。那位俄國軍官想必是希爾希羅克黨徒，他不願意部屬在美國染了「危險思想」，他希望他們保持原有的「切」，不要改變

一點，也許就是連他們從前在寒帶中的洗澡習慣，也希望不要改變吧！假我們雖然閉上眼睛，只要用鼻子嗅一嗅，便可以分辨是否有俄國水兵經過了。

## 六月三日 陰

仍然是上操和上英文課，這幾天來的操練成績似乎很好，我們現在不但能够練最整齊的隊形，而且每人都有着古銅色的皮膚，滿身豐美的肌肉，和極飽滿的精神。英文方面，由於教官的熱心和教授方法的適宜，前面幾組進步得很快，至於我們後面幾組，因為從前都是學過八九年英文的，所以雖然是加了這一點基本英文，也算不了甚麼，四點鐘的課程，往往不到兩個鐘頭便可以唸完，教授沒有辦法，只好將餘下的時間用作討論，作文，演講，辯論和看特製的基本英文電影，倒也很有趣味。

上操既不費腦筋，英文又太容易，夜間沒有一件值得溫習的正課。這一段時間我如果不去青年會游泳和運動，便常是留在營房裏讀些雜書，有的時候也去看自己訓練團的電影，昨天從一個美國水手那裏買了一只夏威夷吉塔，從此晚餐以後的休息時間，又可以用作大彈其洋琵琶了。

## 六月十七日 陰

邁城和西鎰羣島今天在城郊陸軍醫院舉行游泳比賽，參加的單位，有游軍、海軍訓練團、海軍航空隊、陸軍和邁亞洪大學。海軍訓練團的代表，由中、美、俄三國海軍選派，俄國海軍大概只宜於在北冰洋游泳，所以沒有參加。中國海軍共派代表四人，是香港五百碼自由式冠軍徐亨，重慶四百碼俯泳冠軍成廷，橫濱尤龍海峽冠軍黃學光，和重慶跳水冠軍楊顯應。

派了這些冠軍，照理是野心很大了，不過我們並沒有那種思想，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力」的場合，而「力」並不是我們民族的長處（我們應該虛心地承認）。這種想像在開始比賽百碼俯泳的時候便

證明了，那時黃學光正站在跳起的部位，他的個子在中國已不算小了，而且很健壯，可是他左右的選手都高他半個頭，他滿身是突出的肌肉，胸前一團黑毛，槍聲響了，浪花飛濺中，領頭的竟是那黃色小伙子，觀衆們不禁大驚失色，他在一羣蠻漢的死追下足足領了五十碼，終於被趕上了。接着是威廷的兩百碼俯泳，結果和黃學光相同。場廳應的跳水與祖國爭光不少，跳水是不受身材大小影響的，他終於獲得了三名。徐亨今天因公沒有參加比賽，實在是件憾事。

這次參加比賽，就一般情形說來，可以算是成績不錯，不過想到這三位代表在祖國的地位不能不令人難過。我們的身體差得太遠了！

## 七月一日 晴

半月來一直在學「船艦損傷管制」。對於這種學術，據說英美兩國海軍從前並不注意，後來在道擊俾斯麥號的時候，發現那艘德國袖珍戰艦雖然經過幾天狂炸，幾次魚雷襲擊和無數砲彈的直接命中，仍然浮在水面上繼續抵抗，沒有沉下去，覺得非常奇怪。事後詳細研究，才知道是損傷管制良好的緣故，所以到了現在，「船艦損傷管制」便成爲訓練海軍的一門重要課目。

「船艦損傷管制」是一種學術，所以我們的訓練也是從「學」和「術」兩方面着手的。「學」的方面我要明瞭雙重底的構造，水密門的位置和性能，艦上各部位的命名，和怎樣在一部份受傷後使艦體平衡。「術」的方面我們要熟悉抽水機的運用，和塞漏的方法。要熟悉抽水機，我們得懂一點馬達的原理，要會塞漏，我們又得有一點木匠和鐵匠的手藝。這些東西雖然不難，可是要一羣「練兵」在兩星期內學完，却是够忙的。

白天雖然繁忙了，晚上仍然是閒着，因此，我的洋琵琶還是在彈，這玩意兒我們這一申隊現在已經

有四個了，所以心血來潮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合奏」一番，頗不寂寞。又本市女青年會因為覺得我們中國海軍甚麼都知道一點，只是不會跳舞，所以特別為我們開了一個跳舞班，由專家每週教授兩次，舞伴也是現成的，這樣一來我們無形中又多了一件好事。

## 七月十五日 晴

接着「船艦損傷管制」學的是槍砲，也是兩星期的科程，「槍砲」是一種深奧的學問，兩星期當然學不了甚麼，不過，在優良的物質環境下，我們至少對於一般武器的運用，有了一個大概的觀念。

槍砲課程包括二十公厘砲，四十公厘砲，三吋砲，深水炸彈，機槍和手槍，我們學習時是着重於這些武器的運用和實彈射擊，至於它們的原理和修理方面，據說將來專門學槍砲的同學才會學。

中國水兵唐希順，因為冒本身生命危險，從海中救起來一位七歲的女孩子，美國海軍當局特別在今天大發獎狀。

俄國海軍也在學習基本英文，進度和我們的A組差不多。

## 七月二十九日 晴

槍砲學過了便是學救火，救火於軍事上的重要性，凡是讀過三國演義的人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曹操以八十三萬的雄軍兵力南下，勢在必勝，可是因為沒有注意救火，結果在赤壁一戰，敗得不可收拾，近代戰爭由於火器的發達，艦上所用的燃料又全是油類，更易釀成火災，所以救火也更加重要，不過談到救火，一般人必定會認為只要會挑水就行了，還用得着去學？

但是，我們畢竟學了兩星期的救火，而且是很忙碌的兩星期。首先我們看了很多關於救火的影片，學習分辨火災的種類和各類火災的撲滅方法，然後便實際演習救火，學習救火機救火彈和救火泡沫的運

用，汽油柴油和其他可燃物的不同撲滅方法，此外如水和泡沫應該向何種方向噴射，風的方向等都要很詳細的研究。每一種情形要演習好幾次，由教官在旁邊計時。邁亞米是在熱帶，現在又是夏天，救火簡直就是拚命，連續幾場實習做完以後，一個個的滿身是汗，油，水和泡沫。夜間睡在床上週身發癢。

## 八月七日 晴

這幾天在學船藝，船藝的範圍很廣，例如艦體結構。結繩，羅經原理，操輪板，避碰章程，救生：都要學一點，發的時候也是課業和實習並重的，所以還能令人發生興趣。

可是我的心並不在船藝上，不只是因為那些東西我從前都學過，乃是由於這幾天的緊張戰局使我太興奮了。我每天看報，像讀家信一樣的寶貴，我看見琉球羣島在慘烈的戰鬥下被美軍完全佔領了。湘西和貴州一帶的國軍也大規模反攻，處處皆有勝利的消息，想到戰局是進入了決定的階段，而我們正是這階段的主宰，今天報上更載着超級空中堡壘用「原子炸彈」轟炸廣島的消息，關於這種神秘炸彈的性質，報上並沒有說，而且也很難想像到，可是據稱這一顆炸彈將要毀滅廣島的全部生命。若這消息果是真的，戰爭一定會結束得早些；我也許會因此失掉參戰的機會。

除擔心失掉參戰機會外，我更擔心着蘇聯會向日本宣戰，使祖國遭受另外一種威脅。從四年前俄軍進軍波蘭的事實看來，這種可能性似乎很大。

## 八月八日 晴

蘇聯果然向日本宣戰了，是進軍我國東三省，這是何等卑鄙而可惡的行爲！

早餐的時候，一個蘇聯水兵伸手向我握手，結果是很難為情地縮了回去。我會和你握手嗎？你們這些只有勇氣打落水狗的東西！

## 八月十四日 晴

日本投降了！

大概是下午十點鐘光景，外面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氣笛聲，喇叭聲，和歡呼聲，慶祝這熱望着的日子。我走出營房，街上正充滿着瘋狂的人們，擠得水洩不通，他們在叫，在跳舞，在擁抱着物，在拚命飲酒……歡笑、縱情地歡樂。我忽然也被一個女孩子吻了，待我轉過頭來望她時，她正吻着另一個男子。後來我又遇到一個美國海軍中校，他已經醉得很厲害了，可是他還知道我是中國海軍，所以向我高呼：「我向偉大的中國致敬！中國苦戰了八年，現在終於勝利了！」

勝利了！是的，我們是勝利了，勝利是值得快樂的，但是它帶走了我的參戰希望！它為祖國帶來了更嚴重的問題！在這勝利之夜，我感到的只是惆悵，茫然……。

## 八月三十一日 晴

戰爭的結束不僅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局面，而也改變了我們的訓練計劃。十四日以後，我們經過幾次連續的考試，接着分出一種所謂之「高級班」。高級班學的功課當然是比較深些，主要的是電學，如發電機和電動機的原理，同步器的原理，各種電學儀器的運用，電焊和映放電影等，因為這班的程度最高，進度當然很快，依照原有的計劃，我們還應該學數學，可是我們上了一個鐘頭的數學課，教官便發現那簡直是多餘的，於是建議主管方面把它取消了，因之我們得到了很多與各種新式電學儀器親近機會。

今晚邁亞來各界在濱海公園的音樂台舉行「向中國致敬」會，由前美國十四航空隊長陳納德將軍主持，到會的單位有市政府，邁亞米授華分會，邁亞來大學，紅十字會、教會、美國海軍、俄國海軍和

我國海軍等。儀式隆重，各單位代表的致詞中，莫不對我國英勇抗戰的精神加以贊揚，希望我國從此團結努力，走上富強康樂之途，令人非常感動。這時我想到依然在兵荒馬亂中的祖國，想到貧苦不堪的同胞，想到自相殘殺中的士兵……。

「……在和平重臨世界的今日，我們熱望受戰禍最烈的偉大中國人民早日重見和平的光輝……」。

## 九月六日 晴

這幾天是我們訓練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我們在開始分科學習了。分科的種類有航海、槍炮、帆纜、輪機、雷機、射擊、指揮、雷達、聲納、無線電、電工、信號、船工、軍需、軍醫、文書、和膳務等十二科。科的派定方法不僅是根據各人的興趣和學歷，而且選用好幾類測驗來判定各人的機械知識判斷能力和思想能力，然後決定誰應該分入那一科，最後再經過那一科的特別測驗，如果還沒有毛病，便算是分定了。基礎比較欠缺的不分科，而分為水兵與輪機兵兩類，繼續學習普通課程。

美國訓練當局認為這一次分科的成績非常滿意。實際上如果像我們這樣的素質還不滿意的話世界上便不會有令人滿意的海軍了。因為在我們當中來自航海科、輪機科、電機系、造船系、經濟系、醫學院，……的都有，各習所長，自然是沒有不好的。例如在聲納測驗的時候，我們中國水兵楊健所表現的聲音分辨能力，竟打破了這訓練團的歷代記錄（曾在這訓練團受訓的有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古巴、法國、英國、希臘、墨西哥、祕魯、俄國、烏拉圭、委內瑞納等十餘國海軍。）這當然使美方訓練當局感到驚奇，但是誰會告訴他們楊健是國立電專畢業的呢！

我是被派定學射擊指揮，這一科除了我自己以外，只有五個人。鳳翔是交大造船系三年級的同學，錦標是交大航海科三年級的同學。福堂是湖北八高畢業的，宗文已經從上海電專畢業好幾年了，春錢也在

復旦大學讀了三年。我們這六個人從前便互相認識，現在又分在一科，相信在友誼和功課上都會有很顯著的長進。

除了分科以外，我們現在又開始了「接艦」的任務，美國政府贈給我國的八艘軍艦，前幾天已經駛入訓練團的港中。兩艘比較大的是護航驅逐艦，命名太康太平。四艘是驅潛艦，命名永甯、永勝、永順、永定兩艘是巡邏艦，命名永泰、永興。爲了使這些軍艦順利接過來起見，我們現在已經有八組人搬出營房，分別住在這八艘軍艦上，不過上課仍然是在訓練團。

我們一組的同學是派到太康上面，和艦上原有的一百多美國海兵住在一起，彼此間的情感非常融洽。

## 十月六日 晴

因爲射擊指揮須預先修完全部鎗炮課程，所以從分科的那天起，我們便和學鎗炮的同學一同在鎗炮學校上課。這十天學的是二十公厘砲，四十公厘砲和三吋砲，每種分性能、射法、安全規則和修理四方面學習。前三方面相當容易，唯有修理比較困難，因爲要會修理一種砲，必須要記住它一切機件的名稱和位置，可是僅僅二十公厘砲一種便有大小機件四百五十八件之多，要記住這些名稱，就非花一番苦背的功夫不可，再加上它們的位置，當然更是困難了。不過教官是不講情面的，他們每教完一種砲便有一次嚴格的測驗，這測驗除了五十個左右的小題目外，我們還要知道單獨將那種砲迅速折下來，再迅速而正確地裝上去，教官在炮上做出種種故障以後也要能够立刻修好。

我也許永遠忘不了二十公厘砲的測驗，二十公厘砲是高射炮中最簡單的一種，也是我們最初學的一種，所以大家都希望在這次測驗中有着較好的表現，在舉行測驗的前幾天，咸廷和我不但苦苦地背熟了



它一切機件的名稱，而且還開夜軍把它反復拆裝過好幾次。到了那天，筆試的成績果然不錯，拆裝的時候我倆又是同弄一門炮，所以更是高興非常。我們很快地將它的四百五十八件機件折了下來，請教官看了一下以後，又在十分鐘以內裝了上去，然後再報告教官。滿心以為他一定會獎勵幾句，並且每人給四分（美國海軍中的全分數）。可是沒有想到他來了以後竟不慌不忙從口袋內拿出一根小彈簧來，說那根彈簧是我們炮上的，天啦！誰會料到他竟會將那件小東西偷去！

上課，拆炮和測驗都是枯燥的，不過學鎗炮也有最生動的一面，這一面就是實彈射擊。在射擊之前，我們必須做幾種準備工作。這工作在三吋炮和四十公厘砲是用種種裝填機作裝彈練習，使我們熟悉各種射擊步驟，射擊部位和命令。練習的時候由每人輪流担任砲長，瞄準器調整手，俯仰手，旋轉手，定信手，彈殼手，和第一、第二與第三裝彈手反復練習，直到整個砲隊成爲一精練的有效作戰單位爲止。在練習三吋炮裝彈的過程中，我們會花了一根手指的代價，換得訓練團的最高記錄。二十公厘砲的準備工作是練習瞄準，因爲二十公厘能够轉動靈活，旋轉三百六十度，上仰九十度、下俯十五度，每分鐘發射砲彈四百五十發，所以是對付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的最有效高射炮，它的射擊準確度往往可以決定一艘軍艦甚至於一次戰役的命運。要射擊準確，必須詳細研究各種飛機進襲角，速度，風向和射程來決定當時應該採取的導角，然後每人射擊數萬發，以便將那種研究付諸實用，直至獲得所期望的命中率爲止。不過每人射擊數萬發砲彈，就是富足的美國也担負不了，所以他們便藉助於另外一種練習方法來達到同樣的效果。這方法是把我們關在一所暗室裏面，暗室的前方是一塊白幕，對着白幕的是一座特製二十公厘砲，暗室的後方是一間機房，機房和白幕的背後都是不准我們去看的，教官叫我們輪流上去練習，練習的時候，我戴上一副特製的眼睛，走到炮位，用帆布帶將自己緊緊繫在炮上，然後打開保險機，把食指放在扳機上。當教官打開電鑰的時候，我立刻看見眼前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接着便聽到遠遠地傳來

一架飛機的聲音，它終於在雲彩中出現了，我於是瞄準它，待它進入我的有效射程以內時，便開始射擊，我看見一串自己射出的炮彈穿過空中射到它的近旁，這時我再根據觀測作各種必要的修正，漸漸地我終於射中了它，它着了火，又發出尖銳的叫聲，但它終於狠狠地逃掉了，我的心跳得很利害，是快樂和緊張的節奏。這時另外一架飛機又在開始，向我進攻了，它飛得更快，是採用一種不同的轟炸方式……練習完了以後，我看看炮側的表，知道自己一共射了三千多發炮彈，其中只有一百多發中了飛機。我們就是這樣練習的，一天練習完了，第二天再去，每天都有着新的記錄，直到我們最後達到每射五顆炮彈便會有一顆命中的時候，教官才宣佈練習終止。

練習終止了便開始實彈射擊，這當然是更緊張而有趣的經驗。在隆隆的砲聲中教官宣佈目標被擊中的時候，我只有一種思想，就是將來祖國再遭受侵略的時候，我已經有叫敵人在我的砲火下付出代價的力量了。

## 十一月八日 晴

今天是槍砲總考的日子，但我却起床得很遲。（直到廣播器傳來起身笛的時候才起床）因為我知道像這樣的場合，緊張也沒有用，那麼厚幾本書，要溫習也不知道從那兒溫起，臨時抱佛腳，反而弄得頭昏腦脹的，倒不如散散步，清醒清醒一下腦筋為妙。所以我吃了點牛乳，蘋果和夾心麵包以後，便拿着聖經和前幾天莉從祖國寄來的那本小詩，走到碼頭側面安閒地坐在株椰子下，面對着海和海際正在上升中的金色太陽，享受我這最恬靜安閒的一刻。

在人生的過程中，恬靜的時間究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我們軍人，考試的時間很快便到了，我走進教室，教室裏正充滿着嚴肅的空氣，桌上已經有一份卷子在等着我了。卷子足足有一本小冊子那麼厚，

裏面的問題是按各種砲，機槍，手槍，深水炸彈，水雷和一般槍砲原理分類的，問題並不難，只要平時上課和實習時用點心，下課時花幾分呆記功夫，便不會錯了，不過問題一共有一百個，平均差不多要一分鐘做一個題目，倒是非常緊張的，考試的時候，汗珠像雨點般地從頭上下來。（我們是在熱帶呀！）下午，學槍砲的同學們乘船到海上去了，據說是作黃昏和黑夜射擊演習，明天早晨才會回港。留在槍砲學校裏的只有我們六個學射擊指揮的同學，開始學另外一種課程，我希望也相信這是最有興趣的一種。

「孩子們——從這一刻起，我要教你們另外一種學術，一種很寶貴而有興趣的學術。我要你們在最短期間內學最多的東西！」老教官上課了。

「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了，海軍訓練團也奉到命令早日給束。俄國海軍方面，由於他們學得太慢，現在還沒有分科，我們準備再等十幾天便送他們回去。至於你們中國海軍，我們很明瞭你們是一個新海軍的誕生，你們熱望着學習而且學得很好，爲了不使你們失望，我們決定讓你們修完全部預定的課程，這意思不是說訓練團會遲點結束，而是說你們要快點學。在未來的兩個禮拜中，你們要學外彈道學，射擊指揮原理，指揮儀原理，和測程儀，算程儀，目標指定器與艦上一切射擊指揮電路的原理及修理。這些都不簡單，但是你們必定能够在這短期間內學完。因爲在槍砲學校裏，我們有供給幾百人研究的儀器，有十多位教官，和世界上最新的射擊指揮書籍，這一切現在都會用於教你們六個人，孩子們！我要使你們成爲最忙碌而最幸運的人……。」

##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晴

今天是「感恩節」，感激神！我們終於像老教官所期望地在預定的期間內完成了所規定的課程，並

且六個人的總平均數中最低的也有三點八分。

下午六點鐘，老教官宣佈我們畢業了，他把成績單發給了我們，又贈給我們一些槍砲書，叫我們在軍艦上繼續學習。他很留戀地把我們送到校門口，伸出那又大又粗的手來，和我們握別，很感動地說：

「孩子們！我為中國海軍感到驕傲！」

離開了槍砲學校，我匆匆地回到太康軍艦，艦上正在開晚餐，今天的晚餐大概是豐盛的，因為在美國，感恩節照例要吃火雞。可是火雞今天不能够再引起我的興趣了，我所需要的是睡眠，半月來的反常生活實在太令人倦疲了，我躺上床後，不久便呼呼地入了睡鄉。

##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

槍砲學校既經結束，其他的學校當然也結束了，從這些學校裏畢業出來的中國學生，只經過兩天的忙碌，便將美國所贈送的八艘軍艦完全接了過來。現在她們正整齊地排在港中，很像一隻精緻的小型艦隊，這艦隊的旗艦是太康號，她正排在右前方，後面跟着永勝、永順和永泰。太康的左邊是她的姊妹艦太平，太平的後面跟着永定、永寧和永興。她們都懸掛着祖國的旗幟，迎着墨西哥灣吹來的和風飄揚。軍艦是灰色的，軍艦的四周正蕩漾着藍色的海水，國旗是鮮紅的，國旗的背後是蔚藍色的天空和椰樹叢生的碧岸，再加上幾隻白色的海鷗，真是一幅嚴肅而美麗的圖畫，中國的新海軍便誕生在這一幅嚴肅且美麗的圖畫中。

軍艦雖已接了過來，訓練却沒有因此終止，因為要使軍艦發揮她的威力，必須要使人能够徹底明瞭軍艦，軍艦能够完全供人使用，換句話說，就是軍艦和人要合為一體。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經過相當時期的實習階段，所以從現在起，我們曾在美國沿海一帶航行實習半年。訓練團方面特別派了幾位教

官到艦上來，負責在這時期內訓練我們。

當然我們現在都已經派定了軍艦，階級和職務。我們六個專射擊指揮的，三個派到太康，三個派到太平，是因為只有這兩艘比較大的軍艦上才有射擊指揮儀器的緣故。派到太康的是錦標，鳳翔和我三個人，錦標是射擊指揮上等兵，鳳翔是射擊指揮下士，我是射擊指揮中士，這些階級，在祖國一定是要當勤務兵的，可是在這裏，我們被派定的工作却是負責測程儀，算程儀，目標指定器，瞄準器，電法器，指示器，電路，和二十幾部電話機與十三個彈藥庫內的五萬六千多發大小砲彈和深水炸彈。在儀器方面，我們要負責他們的運用，保管，修理，和清潔，在彈藥方面，我們更須要每天檢查它們的溫度，溼度，和通風與充水設置，因為我們知道，只要任何一顆砲彈或是小小雷管的爆炸，便足以使全艦人員粉身碎骨。除了這些特別負責的職務外，軍艦泊在港中的時候，我們要值糧口更，軍艦航行在海上的時候，我們又要值砲位更，這些更都是無分晝夜輪流值換的。此外，我又兼第二門主砲的砲長，須要經常抽點時間來訓練砲兵。

從這些派定的繁重工作看來，無疑地現在又是一個新忙碌階段的開始，但是我並不厭煩這種忙碌的生活，這不僅是已經習慣了的緣故，同時也是因為我想到了和我們一同受訓的俄國海軍，他們今天早晨已經上了火車，據說是到紐約候船回國的。要是我們也是這樣空空地回去，我當是何等難過？何等失望？想到他們，我覺得自己現在能够做這些工作，實在是莫大的幸運。

## 十二月十七日

天還沒有亮，我們便站了，「進出港部位」，接着八艘軍艦便魚貫地駛出了邁亞米的港口，進入一望無際的海中。今天是我们這一週來的第七次出海實習，據說這一次實習和前幾次不同，因為它不再是

早出晚歸了，而是要在海上航行兩天兩夜才會回港。

上午演習「船陣變換」、「救生」、「傳遞郵件」、「救火」，和「海上加油」。下午一點鐘的光景「備戰」，我們隨着「備戰」緊報跑到砲位，脫下砲衣，拿出彈藥，載上電話機和鋼管。這時，天際已發現「敵機」了，它是一只直徑約一呎多的圓長紅靶，由一架飛機拖着，向我們「進襲」。它的目標首先當然是我們旗艦太康號，它第一次飛過艦頂的時候，並沒有投彈的企圖，我們也只向它瞄準而已，待它第二次「進襲」，才開始向它射擊，這一次砲彈雖射到它的附近，卻沒有將它擊中，所以它又「槍倖逸去」了。但是它在天際繞了一個圈以後，又向我們飛了過來，於是我們又向它射擊，而且是全艦的九門二十公厘砲，兩門四十公厘砲，和三門三吋砲同時向它猛烈射擊。在密集的砲火下，它終於被我們擊成兩段，飄飄墜向海中，一時全艦的歡呼聲比海濤的聲音還要洪亮，一架被擊落了以後，另一架「敵機」又出現了，它的目標是太平軍艦，它也是在第三次「進襲」的時候被擊落的。接着太平的是永勝，永順，永定，求泰，永興和永寧，她們因為火力較弱的緣故，雖然沒有將「敵機」全部擊落，表現的成績却非常不錯，三點鐘「解除備戰」，我們從緊張中解放了出來。

四點鐘再度「備戰」，這一次的對象不是「敵機」，而是一艘「敵艦」，它有小火輪那麼大，以每時約十哩的速率從我們艦隊右側三千碼的海面駛過，結果遭受了我們八艘軍艦的輪流「追擊」。五點半鐘「解除備戰」，拖「敵艦」的那艘船有無線電話來，說我們這次射擊的命中率是三分之一，比較前幾次進步了許多。

經過整天連串的演習，黃昏，也許是水手生活中最美麗的一刻了。用過晚餐以後，甲板上到處是一堆堆的人，三五成羣地談着，笑着，或是圍成一團唱歌。記得我們這些大學生在祖國的時候都是頂喜歡唱洋歌的，好像只有那些歌才有音樂價值，也只有唱那些歌才不失身份，但現在我們唱的却是「義勇軍

進行曲」，「玉門出塞」，「鋤頭歌」，「張大嫂」……而且唱得很起勁，參加唱的人越來越多，唱的一聲比一聲宏亮。艦上也有釣魚的，軍艦這樣大，這樣快，難道還有魚會吃餌嗎？但是，他們竟釣着了好幾尾大魚！

晚上，正在熟睡的時候，彷彿有人又在叫「備戰」，心想一定是雲間興奮過度的人在說夢話了，可是仔細一聽，不對！是探音機內傳來的。於是立刻跳下床穿了衣服，匆匆跑到砲位，砲手們已有一部份早我到了那裏，他們正奔騰砲衣。我於是從電話中間鎗砲官，他說是利用雷達練習夜戰，命令快準備照明彈，瞄準用對準箭頭法。我看看外面，天上雖依稀的有幾點星光，海面却是一片漆黑，除了自己這艘軍艦外，鬼影子都沒有一個。再看看砲上的指示器，箭頭已在移動了，我立刻命令俯仰手和旋轉手對準各人的箭頭，這時電話機內傳來！

「射程八五〇〇，八五〇〇！偏差五八〇，五八〇！信管一二，一二！裝彈藥！」

瞄準器調整手依令置妥了瞄準器，定信手和裝彈手也依令裝入了砲彈，並且向鎗砲官報告了之後，便聽到「開砲」的命令，接着轟然一聲，我們射出了三顆照明彈，經過十二秒鐘，它們爆裂了，造成三顆燦爛的光亮，徐徐下降。在他們的照耀下，我們發現了自己是在射擊甚麼！——太平軍艦。但這種成功並不是我們所專有的，因為不到一分鐘我們的上空也發現了三個極光亮的東西，光輝四射，照得滿艦通明。隨後其他的六艘軍艦也一艘一艘地被對方顯露出來。天空頓時增添了幾十顆明亮的星星，光輝奪目。讚美星夜的詩人們！你們也喜愛這樣的夜景麼？

一九四六年

一月二日 陰

航海實習的時間是逐漸增長的。最初是清晨出海，黃昏歸港，然後便是在海上度夜，再進一步則是在海上連續地航行兩三天，到現在我們已經進步到可以作更長距離一點的航行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們終於離開了滿城，向古巴進發。

送行的人很少，多半是些市政府和海軍當局的代表。實際上如果他們不來送行，我一定以為是平常的出海，二三天便會回來的，要不然我一定會到雅太太和璐瑪琴那裏去辭行。雅太太是位慈祥的老婦人，半年來，她沒有一個禮拜天不親自駕着汽車來接我到教堂去做禮拜和到她家裏去度安息日，她對我就像母親一樣。璐瑪琴是一位十二歲的小女孩子，非常伶俐可愛，她愛溜冰，是我的溜冰教授，他也愛唱歌，中國國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的英文詞，便是她教我的，她更愛聽故事，一段聊齋誌異，往往能換取她唱好幾個歌的代價。……但現在這一切都成了過去。我眼望着水平線吞沒了遺城和那美麗的風景，也吞沒了我一段令人留戀的生活。那老教官又粗又大的手，那老太太慈祥的表情和那小姑娘黃金色發亮的辮子，從此只能永遠在記憶中追尋了！

再會吧！遺城！

## 一月五日 晴

有光亮存在的地方，便不會沒有陰影。航海是一件可以稱讚的事業，但它也免不了有陰暗的一面。我不能像冰心女士，只讚揚海的美麗，歌頌航海者。我要將這幾天所體會到的陰暗一面忠實地記下來，我要慎重地對立志航海的青年們說：

「到海上來吧！朋友，要是你有和海洋鬥爭的勇氣。」

離開遺城的那天晚上，我們的艦隊進入了渺無邊際的驚濤駭浪中，沒有星光，也沒有月光。海，像



黑色的女巫在咆哮中，顯露着猙獰的面孔。風和浪在搏鬥中，發出恐怖的聲音，軍艦像爛泥裏的醉人，搖搖欲墜地向前狂奔着。甲板上滿是海水，浪花飛上了駕駛台和桅桿。在這個時候，值更的人當然是最痛苦的。如果你是個輪機更的，當然你是在機艙裏面，爲了防備海水的原故，機艙的門是關着的，你在裏面會感到悶、熱、那濃厚的柴油味，和震耳欲聾的機器聲，會使你加倍昏玄。你不能坐，必須站着，一手扶着鐵架，使你不致於倒入每秒旋轉四百多次的機器裏，另外一隻手你必須提一個小桶，準備隨時將你日間所吃的東西，「原物退還」到它裏面去。你也許很討厭這種姿式，但是，朋友！你必需這樣地忍耐四個鐘頭。直到另外一位不幸的同志負起你的十字架爲止。

那麼你一定喜歡值航海、信號、雷達、無線電、聲納，瞭望這一類的更了。你當然是在駕駛台上，那裏有新鮮的空氣，沒有煩厭的機器聲，你一定會舒服許多。但是，朋友！你上駕駛台去接更之前，可別忘了帶一只比值輪機更者大一點的桶子，因爲那裏是全艦最高的地方，你除了軍艦每顛簸一次行要隨着上下幾丈以外，軍艦每搖擺一次的時候，你還要隨着在空中畫一個幾丈長的弧。所以你一定會嘔吐得更利害些，你需要比較大一點的桶去裝那些吐出來的東西。你也許很聰明，認爲不吃東西便可以不吐了，不過，朋友！你千萬別那樣想因爲你雖不吃東西，胃酸總是會有的，到了你懂只有胃酸可吐的時候，你會深深地感到懊悔。

要不然你一定是預喜歡值鎗砲更了。在戰時巡洋的狀態下，軍艦上有三分之一的砲，無論何時都有人守衛着，使他們能在發現敵艦後的一分鐘內，便可以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砲座的位置比駕駛台低也沒有機艙那麼悶熱，你一定認爲是兩得其所了。但是，朋友！你得戴上電話機和沉重的鋼冑，要是你有風鏡的話，不妨也將它戴上，因爲這裏的風很大，它可以刺激你的皮膚像刀割一樣的痛，敏銳的眼睛少了這一種保護，說不定會紅腫起來的。還有你一定更穿上雨衣，無論是不是下雨，你都得那樣，因爲這

裏的浪花比雨還要大，沒有雨衣，不到一分鐘你便會和落湯雞沒有兩樣。你必須嚴肅地站在砲側，望着漆黑的海，聽着怒濤的聲音，呼吸着帶有鹹味的空氣，你的臉上滿是油、鹽、和水，你的頭感到沉重、昏眩，你很自然地嘔吐了起來。

若是你是一位很幸福的人，你這時一定是不在值更了，不值更的人在晝間是有規定的事要做的，做起那些事來，和值更也差不多。那麼就假定是在夜間吧？既是夜間，又不值更，你當然可以安閒地睡在床上，但是，你可別忘了用繩子將自己繫住，要不然，你一定會跌傷的。船搖擺得很利害，你當然是睡不着，不過你一定要使自已多多休息，因為在機艙裏在駕駛台上，和在砲位的守衛者，此刻正在禱告，他們禱告時間過快一點，好將你從床上拖下來，去代替他們的職務。

一天、一天、三天，你的身體既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又不能從食物中得利益毫的營養。在你的思想中是充滿着責任和疲乏的劇烈鬥爭，於是你開始消瘦了，你熱望着陸地的出現……

我們就是在這種情緒中到達古巴的。艦隊今天上午十點鐘駛入關特納摩港（Cruzantimo Bay）各艦泊定了以後，我便跳上了陸地，和威廷、福堂跑到山邊陰涼的草地上坐着談天，啊！陸地，可愛的陸地。

## 一月十三日 晴

來關特納摩港後，依然是經常出海作航行實習，直到昨天我們的軍艦入塢，作一年一度的例行修理，這種實習才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的工作也從此輕鬆了些，上午我將彈藥庫和各種射擊指揮儀器檢查過一遍，下午便遨鳳翔和文貴到岸上去玩。

關特納摩港是美國南大西洋最大的海軍根據地，水深港闊，可以容納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港灣四

周幾十里以內完全屬於軍區，和外面的界限很分明，自成一個世界，這裏有碼頭、船塢、修械廠、飛機場、彈藥庫、電台、氣象台、防空訓練處、陸戰隊留守處等一類的軍事設備，也有圖書館、禮拜堂、醫院、俱樂部、游泳池、電影院、餐廳、跑馬場，使軍人在裏面不但有求知的機會，而且還可以享受一切正當的娛樂，真是一個很理想的軍區。

我們最初很想把軍區的每個地方都看看，可是那簡直不可能，軍區既然那麼大，天氣這樣熱，一個下午當然沒有辦法跑遍各處。於是我們便到海軍俱樂部去，打了兩個鐘頭的網球，便去游泳，玩得非常痛快，事後又飽食了一餐中國飯，才踏着月色緩步回到了船塢，看自己艦上的電影。

## 一月三十日 晴

我們的軍艦仍然在船塢中修理，修理期間上午雖然照例有事做，下午却往往是空閒着的，這一來真使我愜意極了。最初幾天，我每天下午都到岸上去游泳、打網球、騎馬，但是到了認識很多美國海軍朋友以後，我便不再常到岸上去了，而是去拜訪他們的軍艦。這一方面當然是玩，更重要的却是要開開眼界，學學新東西。從他們的介紹中，我很順利地參觀了幾艘驅逐艦、巡洋艦、和航空母艦羅斯福號，而且每艘軍艦上都去了兩次，以便多明瞭一點她們的情形。

今天下午我更幸運地參觀了戰鬥艦密蘇里號。帶我去參觀這四萬五千噸海上千城的是利勃、西門，他是一個快樂而健談的青年伙子，沿途告訴了我很多在琉球羣島作戰，和東京灣內日本代表來密蘇里艦上向同盟國簽降的情形。他還沒有說完，我們便已到了艦上，首先去看的當然是日本簽降的地點，在艦降處的那塊甲板上，現在已經有了一塊圓形銅板，上面刻着：

Over This Spot On 2 September 1945 The Instrument Of Formal Surrender Of Japan

IO The Allied Powers Was Signed Thus Bringing To A Clos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hip At That Time Was At Anchor In Tokyo Bay Latitude 35. 21'17", North

Longtude 139. 45'36", East. U. S. Missouri

簽降處的壁上另有一塊方形銅板，上面刻着各同盟國代表的名字，第一是盟軍統帥麥克亞瑟，第二是美國代表尼米茲，第三是中國代表徐永昌，第四是英國代表福來遜，第五是俄國……。

看完了簽降地點以後，便參觀主砲塔。關於十六吋砲，我雖然在鎗砲學校學了一點，知道它的砲筒由六層鋼套造成，內徑十六吋，外徑四十五吋，長八百吋，重九十六噸，能够把一噸重的砲彈準確地射到三萬六千碼以外，……。但親眼看着它，研究它，今天還是第一次呢！它那種雄壯的外貌和精細的內部，真使我感到無限的美慕和驚嘆。

在艦上用過晚餐，並且約定了與西門明天再見以後，便離開了那艘全世界最大的軍艦，匆匆回到太原。

這夜我思想得很多，長久不能入睡。

## 二月十三日 晴

早餐後，本艦的鎗砲人員乘車到防空訓練處，作更進一步的高射砲射擊演習。我之所以用「更進一步」四個字，是因為這一次射擊的目標，既不是鎗砲學校所用的銀幕現出來的飛機，也不是在海上飛機拖着的紅色飛靶，而是真正的飛機。

這種飛機便是我們久已聞名的「無駕駛員飛機」，它不過只有六呎長，七呎寬的光景，輕得可以由一個人拿起來，裏面配有一副精巧的無線電接受器和一副小發動機。它是由射出機射到空中的，射出以

後便可以由地面上的一處控制臺操縱它的一切行動，使它作水平飛行，盤旋、俯衝……等各種不同的飛行姿式，讓炮手們熟悉這些姿式的射擊方式。當它被擊傷的時候，它會自動地打開降落傘，徐徐降下來。

我們今天一共擊落了四架「無駕駛員飛機」。想到這樣小的飛機尚且要擊落下來，其他的當然是可想而知了，心裏不免感到幾分高興。可是防空訓練處的負責人却說這數目未免太小，叫我們以後還要到他們那裏去，多多訓練。

## 三月六日 雨

軍艦出塢後，接着便是一連串的航行實習。今晨又照例出海，六艘永字號的軍艦是演習佈雷和掃雷，太康和太平是演習與潛水艇作戰。

既是演習與潛水艇作戰，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兩艘護航驅逐艦所能辨到的，所以美國方面特別派了兩艘潛水艇和我們聯合演習。演習開始的時候，我們從無線電話裏收到一架飛機的報告，說在××海面和××海面發現敵人潛艇，於是我們兩艘軍艦便分別趕到那兩個地點。當然我們趕到那裏以後並沒有看見甚麼。追逐潛水艇好似捉迷藏，眼睛是沒有用處的，有用的還是耳朵，所以司聲納的士兵這時是最重要的，他們安靜地坐在一間小房子裏面，細聽着收到的各種微弱的音波，然後從那些音波中分辨出來何者是海底岩石，何者是一條大魚，何者又可能是瞬息間毀滅我們軍艦的潛水艇。這些音波的分別很小，但他們竟能够辨別，而且測出了潛水艇的方位和距離，於是我們將船開過去，向測得的位置投射「深水炸彈」。可是並沒有炸中它，這當然是第一次測得的位置不大正確，所以再測，待加上各種必要的修正以後，又投出一羣「深水炸彈」，果然，不到五分鐘，海面上現出了綠色的一塊，這表示太康從此明符

其實的驅逐艦了。

## 三月二十八日 晴

回國的日期一天一天地接近了，「回國」這兩個字對於在異國的人們，不但是像美妙的音樂那般動聽，而且像興奮劑一般的使我們更努力工作，更努力地利用每一個只能在這裏獲得學習的機會。

實習和訓練目前雖沒有完全結束，但我們已開始回國的準備了，準備中最重要的是清潔工作，這工作不是每天例行的洗擦，而是要使這八艘軍艦煥然一新。因為她們正如幾位即將出嫁的小姐一樣，在出嫁之前，是要打扮得很美麗，很動人的。美國是個闊綽的家庭，嫁女兒當然少不了有豐富的嫁粧，所以他現在不但給各艦都裝滿了油料，彈藥和糧食，而且還派了一艘一萬四千噸的油船 *Maumee* 號送親，油船上裝載着八艘軍艦所需要的一切補給品，據說這油船也是嫁粧之一。

軍艦在回國之前需要準備，我們個人方面在回國之前也免不了有幾件要做的事，例如我們必需買點紀念品，待回國後送給親戚和朋友们。同時我們必須極積地學些西班牙文和研究研究古巴，巴拿馬，與墨西哥的歷史和地理，因為我們歸國途中會經過這些國家能懂一點他們的文字和他們國家的情形，一定能够多表示一點我們對他們的關懷和友誼，不丢掉我們訪問這些國家的意義。

## 四月六日 晴

昨晚值了四個鐘頭的夜更，照例今晨我有遲起床的特權，可是天還沒有亮，甲板上便有人在叫喊了，接着便是一陣嘈雜的聲音，而且還有人在艙面上跑來跑去。我被他們這樣一鬧，再也睡不着了，煩燥地翻了幾次身，又將枕頭緊緊蒙在頭上，可是仍然睡不了，於是只得起來。

走到艙面上的時會，船已經出海了，八艘銀白色的軍艦，正浴着晨曦，整隊向着日出的方向前進。

太康在前面，她不但掛了所有的旗子，而且還掛了一面百來呎長的「回國旒」，從桅頂牽到船尾，在海風中左右飛擺着。天空中正有幾架美國飛機，在來回盤旋着，飛出種種送別的姿式，這一切似乎在告訴我們說：

「今天正是你所等待着的日子！」

回國途中我們第一個要訪問的都市是古巴東海岸的聖地雅各城。聖城去關特納摩港不遠，只有五小時的航程。艦隊到達的時候，已有二十多艘汽艇在等候了，上面載着古巴政府的代表及華僑代表，他們熱烈地揮舞着手中的中古兩國國旗，軍樂隊高奏着中古兩國國樂，孩子們在歡呼，放砲竹，衝天砲。領港也上來了，我們在和港口砲臺交換二十一響禮砲的過程中，魚貫地駛進了聖港。

軍艦泊定了以後，老艦長們要拜訪古國軍政領袖和僑團，忙着握手，贊揚兩國友誼，談天氣好，和接見記者……。年青的水手們却是兩樣了，他們穿着最整潔的白制服，唱着，笑着，快樂地跑到聖城的每一角落。

古巴總統特定今天為「中國友誼日」，通令聖城各界放假一天。所以我們走到街上，到處都受人歡迎，只要你稍微站住一下，便會被一羣人團團圍住，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古巴人民還是第一次看見中國軍人；八年抗戰終於獲得勝利，更使他們對中國兵有一種神祕和敬仰的感覺，怪不得他們對於我們有那種好奇而友善的表示了。可是我很想看看這個城市情形，遊遊名勝，到各處溜達溜達，要是老被他們圍着，豈不糟了，於是我便設法離開了這可親的一羣。

對於聖城的地理情形，我當然很生疏，使我不得不發明一種新遊歷方法，這方法就是搭上電車，隨便它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只要覺得那裏有趣，便在那裏下車，玩了一頓後又爬上駛向另一方向的車輛。這方法果然很成功，我畢竟到了不少著名的地點。

晚上，聖城各界歡迎中國海軍的宴會很多，但我記得的却只有國民黨部一處。說到國民黨部，這裏的居民沒有一個不知道，因為它是設在市區中心的最高一層樓上，長年飄揚着中國的國旗。我進入黨部的時候，歡迎會已經開始了，是一個盛大的跳舞會，樂隊正奏着熱情的西班牙音樂，中國的海軍官兵正纏着他們美麗舞伴的柳腰，在隨着音樂的節奏狂舞着，燈光暗淡，空氣中充滿濃厚的香氣，一羣無人伴舞的年青姑娘們，在和着音樂悠然地唱着情歌，婉轉動人，我幾疑已置身幻境。

我於是坐下來，欣賞跳舞的人，他們的舞步都很純熟，有點紳士風度，那身中國海軍的制服，不但沒有降低他們的身份，反而將他們顯得更加瀟灑。她們都穿着華麗的夜禮服，現出幾分高貴的神采，柔細的秀髮披在肩上，隨着舞伴在擺着、轉着，她們的眸子閃閃發光，昏邊永遠浮着一絲微笑，婀娜的身子，正擺動着美妙而富誘惑性的姿式，疲倦而又撒嬌似地靠着他們，現出很熱情的樣子。

我沒有準備跳舞，我想到莉，如果她知道我和這些多情的熱帶姑娘們跳舞，準會難過的，所以我始終是坐在那裏看。但是，奇怪，我竟然看見莉自己在跳舞了，她的舞伴是永定軍艦上的一位軍官，不是她麼？怎樣會有那副又黑又大的眼睛呢？而且還有着那種甜密的微笑？我感到幾分彷彿了，目不轉睛地望着她，她似乎也發現了我的注視，頻頻地朝我這邊望，她越看越像莉，我開始對那位軍官嫉妒了起來，爲了不願意看他和她跳舞的緣故，我離開了正廳，獨自走到走廊裏，倚着欄杆，欣賞聖城的夜景和瀉在海上的月光。

這時，我感覺有一隻手輕輕地搭在我的肩上，接着便聽到金鈴般的聲音說：

「¿ Que le pasa señor ?」

我轉過頭來，啊！是她，她笑得像一朵玫瑰，她那脈脈含情的眼光和莉的一樣溫存，她使我憶起了兩年前的一个夏天晚上……不過我並沒有兩年那樣勇敢，我只是很感激地用生硬不堪的西班牙回



答她說：

「謝謝妳！沒有甚麼。」

我們開始倚欄談話了，她告訴我她叫做安娜，是一個富足華裔和一位西班牙貴婦的女兒，她正高中讀書，希望畢業以後能回到祖國去。她很喜愛祖國的海軍。……我們談得很吃力，她只能說十幾個我聽懂的中國字，我的西班牙文也不過是兩月來偷閒學來的一點，所以我們大半的時間都是彼此望着笑。夜漸漸深了，海風陣陣地吹動着她的頭髮，拂着她的單薄衣裳，她似乎有幾分派意了，於是我們一同回正廳。那時安娜的父親和母親正在正廳裏找她，看見我們從外面抱着腰走進來，只笑了一下，一句話也不說，便做手勢催我們快去跳舞。

於是我們便加入了那着魔的一羣，隨着急促的音樂舞着、轉着，我們遺忘了幾個鐘頭便會永遠的訣別，我們只願意利用這美麗而消魂的一刻，盡情地歡樂。安娜是活潑且頑皮的孩子，她會故意地踏我幾腳，然後用笑容和眼光來補償那種損失使我恨不得請再來踐踏，她又在我的肩上弄了許多口紅印，說是要留作紀念……。

跳舞會在早晨兩點鐘時終於結束了，安娜緊握着我的手，凝視了半向，才說聲「¡Hasta mañana!」（明天見），「進汽車。我望着她的汽車在冷靜的街頭消逝後，才匆匆走回艦。回艦以後，躺在床上似乎還隱隱約約地聽到那金鈴般的聲音和熱情的古巴音樂。

## 四月八日 陰

昨日上午是我國海軍登陸遊行，下午招待古巴人民和僑胞來艦參觀，夜間仍是參加國民黨部的跳舞會，情形和昨夜相同。

艦隊今晨離開聖城，起航前送行的人很多，安娜和她的父親也在裏面，她非常沉默，紅潤着眼眶，癡癡地望着我，直到軍艦徐徐地開動的時候，才猛然回身過去將頭埋入她父親的懷裏，我當時真難受極了，痛責自己不該不負責任地接受別人情感，可是責備已是太遲了，我只有低唱着「偶然」的曲子。艦隊開向次一目的地——古巴首都夏灣拿——進發了，海上沒有風浪，也沒有陽光，馬達聲單調而沉重地響着，人們在深思之中。

## 四月十一日 晴

清晨抵夏灣拿，進港時歡迎的情形，除了人數更多更熱烈外，和聖城沒有兩樣。

在歡迎的各團體中我最感興趣的要算是華僑音樂隊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了。樂隊的隊員們是穿的藍色制服，鑲着金邊，隊長是一位身材健美，風度很好的女孩子，穿着像民國初年總司令們一樣的服裝，窈窕風凜凜，這樂隊能奏祖國流行的抗戰歌曲，並且奏得很好。團員們穿的是白色制服，胸前印着一塊一尺見方的鮮紅的團徽，這在祖國一定會有人說是俗不可耐了，但在異國却是很神氣的，團員中也有黑髮碧眼的青年，他們都是二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皇帝子孫說到 蔣主席，沒有一個不肅然起敬。

夏灣拿街道很整潔，建築壯麗，總統府確立市區中心，是世界偉大工程之一，它的外貌很像白宮，但似乎比白宮還要華麗莊嚴些。據說總統府的建築是完全由古巴工程師設計的，經過七年才修建完畢耗資十六萬萬餘美元。這筆款項在積於支出巨額戰費的今天看來，也許不怎樣希奇，但是只要我們將它和古巴四百萬人口的數目比較一下，便會覺得大得驚人。

「華僑區」在古巴的西南方，包括好幾條街，這幾條街內住的全是中國人，和他們的家眷，這裏有華文報紙，中國電影院，國術講習所，粵劇研究，商店的招牌全是中文，彼此交往也是說廣東話，儼然

成爲一個小小的世界。今天也許是僑區最熱鬧的一天了，這裏到處結着架，飛揚着國旗，街上充滿着快樂的面孔。區外的古巴人也來觀光了，把這裏擠得水洩不通，各條街上都有幾輛緩緩行駛的汽車，車內裝有廣播器，播送着「義勇軍進行曲」，「鳳陽花鼓」……。

晚上國民黨、致公黨、中華總商會都有歡迎我們的跳舞會，我爲了避免再釀成和安那在聖城認識的那種情形所以都沒有去參加，而是獨自到古京最華麗的一家電影院去看電影。這裏的電影是不映廣告的，一開映便是新聞片子，今夜映出的第一個新聞便是中國艦隊今晨進入古京港中的情形。他們這種辦事效力，真要使一般中國行政機關的人員感到羞愧入地！

## 四月十二日 晴

早餐後，我們中國海軍除了留艦值更的官兵外，全部往華僑區集合，整隊遊行。遊行隊伍的次序是中古兩國國旗，蔣主席肖像，古巴總統肖像，古巴國樂隊，中國海軍，華僑青年樂隊，三民主義青年團，和華僑代表團，隊伍的兩側是古巴的摩托車拱衛隊。九點鐘遊行開始，遊行隊伍以整齊莊嚴的姿式，在雄壯的軍樂聲中，自華僑區出發遊行浩浩蕩蕩，直抵總統府接受古巴總統的檢閱，然後由總統率領到立「華僑記功碑」處，領導「華僑記功碑」開幕典禮，在典禮中，總統發表演說，暢述中古兩國傳統的友誼和華僑在古巴獨立戰爭中的英勇獻身，並且引證古巴名歷史家對華僑的評語說：

「無一華人不忠，無一華人不勇。」

總統演說完畢以後，便是我國駐古巴公使李迪郡氏的演說。「華僑記功碑」便在這光榮的一刻開幕了。

下午，太康和太平兩艦歡迎僑胞和古巴人民參觀，消息傳出以後，一時碼頭上人山人海，盡是要

來盤耗光的，不過他們到艦上之先，必須經過三重警衛（外層古巴憲警，中層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內層是艦側警衛）所以秩序非常好，艦上每一部門都有會說幾句廣東話和西班牙文的人員，專責講解。參觀的人實在太多了，艦上差不多擠得每平方呎便有一個人，我們雖盡量設法使他們快點來和快點去，可是到了黃昏的時候，還有一千多人剛從外層進入中層來，我們很不願意使他們失望，但是他們終於失望了！

## 四月十四日 晴

破曉的時候，艦隊駛出了夏灣拿港，進入茫茫的大海中。別了，古巴！妳不過是墨西哥灣中的一個小小島國，但妳却是島國中最美麗的，妳的友誼，妳的熱情，將永遠在這一羣年青者回憶中被慕念，歌頌！

## 四月十九日 陰

上午九點鐘，艦隊抵達巴拿馬運河區，泊在魁斯多波（Christobal）碼頭，各艦泊定以後，便有華僑用小汽車接我們到軍人俱樂部去玩，然後分別乘車參觀海濱、法國運河、哥倫布像、和新運河。法國運河是從前法國人開鑿運河失敗的遺蹟。新運河的開鑿是因為現有運河的寬度不修，軍艦如羅斯福號，中途島號，和珊瑚海號三艘航空母艦，商船如依莉沙白皇后號、瑪麗皇后號等都不能通過。新運河已經動工兩三年了，但是工程進展得很慢。參觀完畢以後又回到俱樂部，那裏正準備着許多精采的節目款待我們。

運河區的魁斯多波市和巴拿馬共和國的庫隆市（Colon）連在一塊，沒有顯著的劃分，今天是 救主受難節，市面非常蕭條。

## 四月二十一日 晴

早晨七點鐘，艦隊離開大西洋，進入巴拿馬運河。運河並沒有我從前所想像的那般偉大，很窄（只一百一十呎寬），除了水閘外，似乎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工程。穿過水閘的時候，軍艦完全停航，由一種叫做「騾子」(Mule)的電車拖着走。八點鐘穿過三重水閘，進入高出海面八十四呎的加吞湖 (Gatun Lake)。加吞湖據說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造淡水湖，面積一百六十四呎，容水量很大，船隻就是靠着從這裏放水入閘升上來的，我們的軍艦在湖裏泊了四個鐘頭，利用淡水把軍艦內外洗滌乾淨，才繼續貫穿運河，下午六點半鐘進入了太平洋，泊在玻亞 (Balboa) 第十八碼頭。

從巴玻亞到巴拿馬共和國的首都巴拿馬城，只有十分鐘的車程。巴拿馬城並不怎樣壯麗，不過一個全國只有四十七萬人口的國家，竟也有這般整潔、繁榮的國都，倒是很值得敬佩的。城內的酒吧間和夜總會很多，據說還有幾家看大腿戲的地方！它們的主顧多半是些經過運河的水手，不過中國水手到那些地方去的究竟很少。

晚上，運河區和巴拿馬共和國的僑胞舉行晚會歡迎我們，我因為夜間需要值更，所以在城裏走馬看花地跑了一趟，買些巴拿馬古幣和一頂著名世界巴拿馬草帽，便匆匆回到艦上。

## 四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有僑胞和本地居民來艦參觀，我們都沒有變態。午餐後才往 Colón Hillman 參加僑胞的歡迎會，「密拉瑪中學」在巴拿馬城郊的風景區，一面臨海，一面是公園，公園中滿長着玫瑰和嫩綠的青草，四周的綠蔭叢中，點綴着幾幢華麗的私人住宅，那裏有遠近傳來的琴聲，也有海水擊着沙灘的節奏。歡迎會是下午二時開始的，首先由徐公使談巴拿馬共和國的歷史，然後便是跳舞。跳舞的音樂和古

巴的不同，不過在「熟」的方面却沒有兩樣。伴舞的女孩子中，有一位是去年度的「中國皇后」，的確長得很美，她那種美實很難形容的，也許她的美麗因為她有東方人和西方人的血液，住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交接處，飲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所以使她兼有中國小姐的溫存，西洋女子的風度，和熱帶姑娘的情感。她是會場中最快樂而且最忙碌的人，她希望和到會的每位祖國軍人跳舞，無論是艦長或是二等水兵。

八點鐘，跳舞會暫告停止，由二十對僑胞和巴拿馬的男女表演土風舞他（她）們都穿着古式的服裝，女的頭髮結在上面，插了許多鮮花，穿着花衣和大裙子，隨音樂舞着既害羞又放肆的姿式。男的戴着草帽，穿着一身花衣，腰間配兩隻手槍，向女的作出各種不同的求愛和哀怨的表情，他（她）們在一緩一急的音樂中，表演出男女戀愛的各種階段，真是怪叫人高興，我們不覺鼓掌歡呼了起來。正當這個時候，男的忽然離開了，那些女的竟一擺一擺地舞到四周，每人拉了一位中國水兵去共舞，這一來更精采了，那一羣年青的小伙子被俘以後，居然非常勇敢，大膽地跳着巴拿馬土風舞，他們也照樣舞着種種求愛與哀怨的姿式，表演求愛的各種步驟，醜態百出，引起會場中更熱烈的鼓掌和歡呼聲，……。

十點鐘離開密拉馬中學，歸途途中買了一面紀念旗，上面儲着巴拿馬的地圖和「Kiss of the Oceans」字樣。

## 四月二十五日 晴

回國旒又掛上了，中午艦隊離開了「兩洋吻處」，繼續向墨西哥進發。

海面平靜如鏡，軍艦處處，有飛魚被驚起成羣飛逃，頗為有趣。

黃昏時，後甲板上有一「華僑」主辦的跳舞會，由××公使致辭後，接着便由三隻吉塔，兩隻小提琴

，「塞洋號」和四個口琴組成的樂隊大奏爵士音樂，中國水兵接着「華僑的女兒們」，「西班牙的貴婦們」和「南美熱情的小姑娘們」狂舞起來……。

## 五月一日 晴

天糊亮，艦隊便在三架飛機和二十幾隻小艇的歡迎下，駛進了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坡科（Acapulco）港口。由太康軍艦鳴禮砲二十響向墨國致敬後各艦即紛紛在港中下碇，（因為水淺軍艦不能靠岸的緣故。）下碇畢有華僑代表登艦獻花。十點鐘的光景，我國駐墨大使在十九響禮砲中蒞臨本艦參觀，十一時與林司令官遵，乘艦長序昭一同離艦，大概是去拜訪阿市軍政當局的。

下午，墨國華僑在卡薩布蘭加旅館開會歡宴祖國海軍，這旅館是阿市最華麗的建築，地勢很高，可以望海濱，也可以鳥瞰阿市全景，僑胞選擇此地，無疑是會用過一番思想的，不過思想用得太多，或是思想太陳舊，太腐敗，照民國初年那種對「上官」「下卒」的看法上來評價我們這批官兵，仍不免是一件最大的錯誤，所以士兵們到會不久，都抱歉地自動離去了。

離開了卡薩布蘭加旅館，便和文貴到阿市各處去玩，阿市是我們最近一年來所見到的最豪華都市，這裏除了到沐浴場去的一條柏油馬路，其他的路都是泥土的，汽車駛過的時候，往往要揚起幾丈高的灰塵來。這裏人民的血統很雜，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間沒有顯著的分別。

今天是一勞動節，商店都關了門，不能夠買紀念品，電影院裏又太熱，而且秩序不大好，所以我們預備早早回艦。正在這個時候，忽然看見，街邊有一隊樂隊在練習演奏，看他（她）們的樣子都是些高中學生，可是奏得很好，使我倆不約而同地站住了聽，他（她）們看見兩個洋兵，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便很客氣地邀請我倆參加練習，我倆當然是樂意地加入了。首先由樂隊表演了一些墨西哥流行的曲子

然後請我們唱幾首中國歌，最後才是大家合唱，由樂隊伴奏。就一般想來，要找些墨西哥人和中國人，能夠唱的歌似乎相當難，但我們畢竟找着了，這些歌就是「丁香山」，「蘇三不要哭」，「老黑奴」，「Down Argentina was I」，「You be long to my heart」，「Playa」。我們與高采烈地唱着，唱着，四周的人越來越多了，圍上了好幾層，這時在樂隊長長的建議之下，我們竟在街上跳起舞來，參加跳舞的共有十幾對，大家在熱情的音樂中狂舞到深夜……。

## 五月五日 晴

今天是墨西哥的國慶日，我們艦隊前天已經派了官兵三百人到墨西哥京城，相信今天一定會有極盛大的遊行。這種遊行不但可以促進中墨兩國聯邦交，而且能够提高僑胞們在墨國的聲譽，所以非常重要，但願他們今天比夏灣拿更好的表現。

留在阿市的官兵，今天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到了下午，便有一半放假出去，我恰好是放假的這一半，於是便和文貴到 *Catala* 沐浴場去游泳。*Catala* 的風景很美，是墨國的避暑勝地，旅館和酒吧間隨處都是，總統的別墅也在這裏。今天天氣很好，加上又是國慶日，來此游泳的人自然特別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奇裝異服，真是好看。我們游了很久，又划了兩個鐘頭的船，才回到阿市。

晚上，有一隊古裝的隊伍，騎着白馬，手執寶劍，胸前掛着紅心，從教堂出發，邊唱邊舞地經過市區，一時萬人空巷，熱鬧非凡，這風俗確很有味，可惜不知道它的意義究竟是甚麼。

## 五月七日 晴

艦隊原定昨日離開阿港，因為阿港和墨西哥京城間只有三架客運飛機，我們派到那裏去遊行的三百



官兵必須分批運回來，所以遲到今天下午才起航北駛，向美國加利佛利亞州的聖第耶各（San Diego）港進發。

據從墨西哥城遊行回來的人說，這次遊行的城績很不錯，會獲得該城朝野人士的一致好評，墨西哥城的各大報紙也以首要位置刊載着我國艦隊訪問的消息和照片，並且在社評中，一致譽此次訪問為中墨兩國邦交的新紀元。

## 五月十三日 晴

艦隊於黃昏到達美國東南太平洋最大的軍港聖第耶各，泊在第五碼頭。港口飛機場上，有千架各式海軍飛機，濺灣很深，裏面正泊着三艘主力艦，八艘航空母艦和兩百多艘驅逐艦，規模之大，可想而知。不過這些軍艦目前大半都沒有使用了，每艘軍艦只有極少數的人留守着。艦上的二十公厘砲和四十公厘砲都已經拆掉了，三吋砲，五吋砲和指揮儀都用一種特別的物質包着，保護得像「木乃衣」一樣據說這樣可以使它們二十年不致損壞。

晚餐後，有一羣美國水手到艦上來，說願意陪我們進去玩，我那時正苦於不知上那兒去才好，有人自願陪伴，當然是求之不得，於是便和一位叫克萊的同出去。我們首先買了些東西，然後把東西寄存在青年會，再到所謂之「樂園」（Funland）去玩。樂園的玩意兒真多，要照像的可以投五毛錢到照像的機器裏面，幾分鐘之後那機器便會拋出一張你的尊容來。若是要「說」一封信，那裏也有地方把你說的話製成留聲片。如果要算命，你只要把一毛錢投入算命的機器內，它便會把你的事業、愛情、和錢財算得清清楚楚。此外射擊、騎馬、溜汽車、駕汽艇、坐火車，乘飛機……都有專門機器，使你只要化幾毛錢，便可以充份領略到其中的滋味。這些玩法中以駕飛機最為「驚險」，飛機從空中俯衝下來的時候

，女孩子們往往要怕得叫起來，雖然她們知道這種遊戲會經過市政府認可，是絕對不會發生意外的。從樂園出來，克萊又邀我到「好萊塢大戲院」去看戲，這戲院裝飾得相當富麗堂皇，我最初還以為是個很高的地方，一直到開始的時候，才知道這便是所謂之「大腿戲」。大腿戲實在很傷風化，我奇怪美國政府為甚麼不予以取締，更奇怪為甚麼老太太們也會那般熱心地去。

## 五月二十一日 晴

昨日艦隊移泊聖彼多 (San Pedro)，這裏去好萊塢比較方便，墓名已久的影城不得不去，所以今天一早便與文輝兩人到了那裏。

影城和其他的美國城市並沒有甚麼不同，也許是近朱者赤的緣故吧！這地方的居民的風度都相當好。我們到影城來的目的，當然是想瞻仰電影公司，這裏的電影公司有十幾家，分散得很遠，必須先得到特殊許可，才准參觀，這可使我們為難了，既然跑了這麼遠，當然不好徒然歸去，於是便大着胆交涉，經過了幾次折衝我們終於得到了參觀華德，狄斯奈公司 (Walt Disney) 的資格。

狄斯奈公司是拍卡通片子的權威，「白雪公主」和「彩虹曲」都是這家的產品。我們參觀了攝影室，製片室、留音室、繪圖室、……等處。帶引參觀的那位小姐對各部門都解示得很詳細，這裏的一切設備也很好，不過參觀完畢後，我們仍然非常失望，因為在這裏見到的，除了藝術家和技术師以外，連一個電影明星的影子都沒有。

於是我們又打華納公司 (Warner Brothers Studio) 的主意了。在華納公司，我們很幸運地找着了祖國政府派到這裏來實習的陳鐵君，他取得國際宣傳科的允許後，便帶我們進去參觀。公司裏面到處都是街道、宮殿、這些建築若不用手指去敲，簡直以為是真的，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們這種弄假成真的技術。

。走了一遍以後，我們便隨陳君到他實習的攝影場去，那時攝影場裏正在拍「Decision」，這片子的主角是倍蒂黛維斯，地點是開羅賓客廳，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紐約的夜景，羣立的大廈、鐵橋和月光下蕩漾着的哈得遜河，倍蒂黛維斯在賓客們的讚美中，輕快地彈着鋼琴。這一段情節，只有幾句話，和幾個動作，一共費不了兩分鐘，可是竟在導演的一預備！——「動作！」——「起攝！」——和「停攝！」的口令下，重演重攝過不知多少遍。據說昨天也是攝的這一段，只不過所攝的角度不同而已，攝這許多次的理由沒有別的，就是攝的次數愈多，愈能够選出滿意的片子來。

會被選為影后的倍蒂黛維斯，現在已經老了，從她身上，我找不出任何特殊的美來，但她的舉止，聲音却是極其動人的。

從陳君實習的攝影場內出來後，我們又由童星狄銳，斯高特的幫助，進入了另一個攝影場。那裏正在拍狄銳所演的五彩片子「The Fifth Enemy」。狄銳只有五歲，穿着一套帆纜上士的海軍制服，缺着門牙，極其天真可愛。他得到導演的同意以後，便帶我們到各處參觀，並且介紹我們認識童星薇莉沙白、泰萊和其他幾位不大著名的明星。薇莉沙白泰萊大概有十四歲，正穿着一身古裝，腰束得很緊，使她的曲線更加明顯，她長得很美，風度很好，鼻子上有幾點雀斑。美國人是很愛這種雀斑的。我們請他（她）們簽了名後，又一同照了幾張像，才辭別回艦。

## 五月二十六日 晴

這幾天若是不留艦便更便到各處去玩，在美國，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真有的是好玩的地方，何況我們又盡是些劉姥姥！

今天的計劃是去參觀威爾遜天文臺。早餐後和福堂帶了地圖，毛衣和呢外套乘車到長灘 Long

Beach，由長轆轉車到洛珍磯，再由洛珍磯轉車到阿卜狄雅（Arcadia）。我們在阿卜狄雅下車後參觀了一家博物館，那裏的收集還算豐富，有中國部門，陳列着刀、叉、鏢袍、玉帶、中國第一張報紙和一塊櫃，櫃上寫着「惟德是輔」四個金字。

從阿卜狄雅到天文臺還有十九哩，無車可乘，若是走去，今天一定不能回轆，所以要到那裏去，只有 Hitch-hike 一個方法。Hitch-hike 沒有適當的中國名詞可譯，實際上在中國也沒有這人這樣做，它的意思就是在有汽車經過的時候，用大姆指向其示意，那駕車的如果認為方便，就會立刻將車子停下來，請你進去把你送到目的地，或是和他分路的地點。這方法我已經知道一年了，那還是在邁城軍人俱樂部裏兩位加拿大空軍告訴我的，據說他們從加拿大縱過美國直到邁城，便完全是用 Hitch-hike 的方法。這方法果然靈驗非常，我們的大姆指剛揮動兩次，便有一輛汽車停了下來。

這輛汽車的主人是胡倫迪兄弟，他倆是自意大利戰場解甲歸來的空軍，今天正預備去買一塊小農場，他們從來不知道這裏有威爾遜天文臺，更是沒有去過，聽到我們說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臺，便同意我們一路去。

今天天氣很壞，威爾遜山完全在濃霧中，汽車藉着燈光在蛇形柏油路上徐徐前進，愈到高處愈冷，呼吸感到有點困難，耳朵也不舒服，車子到達高出海面五千七百呎的山頂時，我們已經把毛衣和呢外套都穿上了。山上風景清秀，林木間到處成羣的鹿、松鼠和其他馴良的禽獸，牠們不但怕人而且還向人討東西吃。

因為有霧的緣故，老頭子們都下山去了，天文臺今天不能進去，我們只得在展覽室看了一些圖、模型、和標本一類的東西，頗為失望。

據管理天文臺的人說，威爾遜天文臺目前有百吋反光天文鏡一副，六十吋反光天文鏡一副，六十五

眼觀日臺一座，一百五十呎闊日台一座（世界最大的天文鏡），和五十呎千光儀一副。那副百吋天文鏡是對天文學供獻最大的儀器，它的物鏡直徑有一百吋，厚度十三吋半，重四噸半，敏感度相當於肉眼二十五萬倍，藉着它能够透視五萬萬光年的空間！

沒有進天文台使我們相當掃興，所以只在山上各處走走，拍幾張照片，便乘車下山了，胡倫迪兄弟一直將我們送到好萊塢附近，才握別離去。好萊塢有著名的科學館和行星儀，我們很想去看看，無奈時間不早，這幾日電車工人又在鬧着罷工，只好匆匆回艦，待明天再去。

## 五月三十一日 霧

艦隊今晨離別美國，向夏威夷進發，我絲毫沒有留戀的感覺，只好像是學生一樣，現在學校放假了，我應該回家去，待開學時再來。

昨晚因為參加聖彼多青年會和僑胞的歡送會，大家都睡得很遲。今晨甲板上安靜得像所古寺，只有單調的輪機聲音，哼着懷鄉之歌。

## 六月九日 晴

艦隊抵夏威夷的歐胡島，為便於與僑胞交往的緣故，泊在檀香山附近的克瓦羅灣中（Kewalo Bay）。各艦泊定之後，放假的官兵便乘着僑胞和軍人俱樂部的汽車，作一百二十哩的環島旅行，

首先經過的是珍珠港，這便是全世界最大的軍港，據說去年曾一度同時停泊過軍艦千餘艘。港面遼闊，地位優越，不過就形勢上說來，却和關特納摩一樣平凡，似乎只宜於作進攻的根據地，而不宜於作為防守的根據地，因為憑着必要防守的時候，一定是艦隊保護根據地，而不是根據地來保護艦隊。看過了珍珠港，我們在瓦黑瓦（Wahawa）吃一點準備好了的點心，再繼續前進，穿過一望無際的

菠蘿田和甘蔗田，進了山區，山區的地勢相當險要，還保留着一部份原始的熱帶森林，據說此處便是美國訓練叢林作戰的地方。森林附近有很多軍營、倉庫、和隱避機場，山頂上有各式雷達設備，火山口的近旁有五吋砲。火山口劃為禁區，裏面想必是些更重要的軍事設備。

晚餐是在瓦克喀 (Wakka) 的留餘齋吃的，留餘齋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它這種稱呼是否適當，我當然不知道，不過它確是留給了我一個永不能磨滅的印象，它那宮殿式的建築，它的竹林、花園、假山、字畫，甚至於桌子，椅子和燈籠，都充分表現着東方的藝術，到了這裏，要是不去注意那些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大鼻子們，你一定以為已經回到祖國了。

用過了晚餐，再乘車到檀香山，檀市正飛揚着中美兩國的國旗，街上橫掛着「Aloha To The Chinese Fleet」的標語，這裏的居民無論祖籍是日本、朝鮮、菲律賓、葡萄牙、中國、或是美國，對我們都很親善。檀市也有一處很好的「華僑區」，不過它和市區的其他部份沒有甚麼分別。

## 六月十一日 晴

上午有很多僑胞來艦上參觀，他們對於人的興趣比對軍艦的興趣要濃厚些，他們送了許多書籍、雜誌、和報紙給我們，今天的「中華公報」和「Hawaii Chinese Journal」是歡迎祖國艦隊的特刊。

午餐後和威廷往夏威夷大學參觀，夏威夷大學在檀市東北，向南可以看見藍色的海，向東南可以遠望鑽石山 (Diamond Head) 的黃色火山口，校園風景很綺麗，夏威夷大學有文學院、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和東方學院。東方學院是專門研究亞洲各國的語言、文學、和哲學思想的，在那裏我們遇見了一位中國教授，閒談了半個鐘頭，他告訴我們這學校一共有兩千多學生，以祖籍屬於日本的最多，屬於中國的也不少，這些學生大半都是半工半讀，他們只須利用假期在菠蘿田、甘蔗田或是珍珠港工作三

個月，便足夠一年學膳費之用。從東方學院出來後，我們又到農學院走了一趟，在農學院，我們遇到一位叫做紫子黑澤的女子，她當然是日本人，但是她的友誼却和其他的人沒有兩樣，她很殷勤地帶我們到各處玩，又介紹我們認識了幾位中國學生，她聽到我們是被派到東京作借領軍的時候，沒有任何表示。有人說夏威夷是一所人種博物館，因為這裏有來自世界各處的不同人種。我認爲這種說法還不夠深刻，因爲這些不同的人種並不只是陳列在這裏，而是以一種很自然的方式結合。這種自然結合的方式顯示人類是可以合作的。國與國間的戰爭，屠殺和欺騙既沒有必要性，種族與種族間的憎恨、嫉妬、和自卑感更是愚笨不堪，人類應該合作，竭誠相親地合作，本着夏威夷精神去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檀市「勝利大廈」定今天爲「中國海軍日」，晚上有隆重的跳舞會和其他節目，爲我海軍官兵洗塵，使我們的記憶裏，又添上了美麗的一頁。

## 六月十三日 晴

來夏威夷以後，沒有一天不在快樂的宴會中，今夜，僑胞們又在「蟠桃會」用草裙舞和跳舞會款待我們。

蟠桃會在檀市後面的山上，那裏的風景就像「歌舞天堂」中所映的那般美麗。我到蟠桃會的時候，門口正站着十多位年青的姑娘，她們在每一位赴會的海軍官兵胸前掛上一串花圈，這種花圈的夏威夷文是「I.I.」，它的贈送是一種極親密的表示，而且照例在贈送的時候，是要輕輕地吻對方一下的，所以通常只有年青的情人們才互相作這一種表示，她們今夜竟用這種方式歡迎我們，實在使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激。

進入蟠桃會，就像是進入了幻想的國度一樣。夏威夷的音樂，夏威夷的草裙舞，和夏威夷之夜，正

如人們的想像一樣美麗，一樣令人陶醉、神往了……。

草裙舞（Hula Dance）是一種深奧的藝術，它的每一動作，都含着特殊意義，都代表着一種情緒，這情緒無論是快樂，或是憂傷，是拜神，或是求愛，都予人一種不可言喻的美與甜的感覺。

今夜表演草裙舞的女孩子們，都是夏威夷大學畢業的草裙舞學士。

## 六月十五日 晴

夏威夷是名符其實的「太平洋上的樂園」，在這裏，人們沒有憂慮，也沒有憎恨，他們只知道怎樣享樂，怎樣相愛。這裏的商店每天下午五點鐘便關門，假期和星期日都停止營業，他們把大半的時間用於音樂會、跳舞會、夜總會、電影院、和海濱。他們生活得像詩一樣的美，像情書一樣的動人。

從艦隊到夏威夷的那一天起，我們都被弄得「神魂顛倒」，團體的歡迎會和私人的約會每天都有好幾處，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多，艦隊原定明天起程回國的，爲着不好拒絕僑胞們的請求，現在決定延遲一週。其實再延長幾週也是徒然的，這些會根本就不會有完了一天。譬如有一家姓甘的富足華僑，他家裏昨夜都有款待祖國海軍的跳舞會，據甘太太說這種跳舞會在我們艦隊離開夏威夷之前，決不致停止。

今天我簡直一刻都沒有空閒過。上午偵更，下午和白蒂到瓦克喀海濱游泳、野餐、黃昏時趕回檀市，看「美國大戲院」爲歡迎我國海軍而映的「空谷關」。晚上再參加軍人俱樂部所主持的「聯合國之夜」，到會的有中、英、美、加、蘇，法各國的代表，會中有名教授的演講和精彩的遊藝節目，中國的節目是僑胞表演的國樂、舞劍和京戲（英文的），都異常精彩。散會歸艦時，天蠟星座已經中天了。

## 六月二十四日 晴

下午離別夏威夷，我的心中交織着留戀和快樂的情緒，我留戀這些美麗的小島，希望永不離去，但



我却更愛着祖國，渴望回家。

因為艦隊是自珍珠港起航，所以送行的僑胞很少，但在這極少的送行者中，仍然有流着眼淚的。

## 六月二十九日 晴

艦隊於九時半抵中途島，天正下着小雨，這荒蕪的珊瑚島，雖沒有冒雨出遊的價值，不過經過了幾天的航行，非到陸地上走走不可，何況這裏又會是大海戰的焦點。

中途島真小得可憐，從這邊走到那邊只要半個鐘點，最高的地方也比海面高不了十呢。

島上有很大的飛機場、測候所、和極多庫房，現在這些庫房不是封着便是空着。防空洞也不少。島上沒有居民，就是留守的軍人也沒有房子那麼多。

中途島也許是世界上鳥類最多的地方，因為這周圍幾千方里海面上的海鳥，都棲息在這一座小島上的緣故，所以弄得這裏滿天遍地都是鳥，牠們絕不怕人，吉普車經過的時候，往往要壓死許多。

艦隊只準備在中途島停泊一天，待加上淡水後，便繼續向日本進發。

## 七月十一日 晴

昨天黎明之前，本艦幾乎誤觸漂雷，爲了消除禍根起見，我們花了好幾發炮彈才將它擊炸，漂雷的發現，似乎是告訴我們已經接近一個恐怖的地區。

今天上午，艦隊果然進入了東京灣，泊在橫須賀軍港。

東京灣沒有一點生氣，是我們艦隊航行半個世界所進入的最沉寂的港口，港面之闊雖超過珍珠港幾倍，然而只泊有幾艘美國軍艦，日本船只有幾隻遠遠下釣的魚船和爲美軍服役的電船。岸上更現得淒涼，到處是破鏽的機器，防空洞……。

我們今天始終沒有機會可以離艦一步，大家只好站在艦舷向岸上指指點點地談着各人的感想。

## 七月十二日 晴

午餐後放假出去，從橫濱買乘佔領軍的專車往東京。這一段路程只有五十哩，可是火車竟穿過隧道六七次之多，沿途的風景和祖國農村的相仿，只是他們的房子比較小些，房子四周的樹木比較多些。

戰爭結束將近一年了，日本依然保留着濃厚的戰時氣息，許多列車上，仍滿載着炸毀了的零式飛機，橫濱一帶烟囪林立，但下面盡是一片鏽鐵頹垣斷壁，荒涼無比。因為糧食缺乏的緣故，工廠的廢墟上正種着蔬菜和雜糧，高聳入雲的烟囪和低着頭的小麥雜在一處，對日本過去的繁榮和現在的荒貧，是一種無情的諷刺。

東京的情形比較好一點，尤其是皇官和皇宮附近的建築物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皇宮的範圍很大，差不多佔有東京市區的三分之一，周圍繞有卸河，河中種菱，堤上種柳樹，皇宮裏面樹木茂密，以松樹為最多，進宮去的各宮門，外層由英美兩國陸軍守衛，內層則任日本警察自行管理。為尊重天皇的威嚴起見，佔領軍目前不能到皇宮裏去參觀。

東京比較完整一點的大建築物，已經完全為佔領軍徵用，佔領軍的國籍據我所見的有美、英、加、澳法和新西蘭等國，中國的佔領軍到現在還沒有開到，實在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市面非常蕭條，找不着鋪面寬過兩丈的商店，除了攤販們賣些破舊不堪的東西外，甚麼都沒有。這裏的女子大半着粗糙的西服，少數穿和服，男子穿襯衣長褲，他們大半都做過軍人，所以常常穿着零亂的軍裝，今天我走遍了東京，還只見到兩個穿和服的男子。日本人對於我國海軍大踏步地出現在東京街頭，感到無限的驚奇，他們對我們不敢正視，面帶慚色……。

## 七月十三日 晴

黎明的時候，太康太平兩艘軍艦改泊橫濱，以便接受何應欽將軍的檢閱。何將軍是我國政府派往美國參加聯合國軍事會議的，這次路過日本，恰遇我艦隊遠渡重洋回來，自然免不了要鼓勵一番。

何將軍十時才來，同來的有六位將官和隨從。首先在碼頭上檢閱我們，然後巡視軍艦，十一時許離艦，對我們這批年青的海軍似乎非常滿意。

下午我又乘車到東京去玩，遇着幾位臺灣籍的僑胞，筆談了很久。

## 七月十四日 晴

艦隊中午離開日本時，岸上漸集着僑胞和朝鮮的代表，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

這口號在祖國也許隨處可以聽到，然而在日本，在東京灣，這樣雄壯的呼聲却具有它特殊的歷史意義，它象徵着一個偉大國家不可辱的怒吼！

「日」落的時候，遠遠地望見富士山在水平線上消逝，內心中充溢着各種感想，……。

## 七月十五日 晴

離別祖國一年半了，今天第一次收到中央廣播電臺的播音，心中感到無限的親切，我們已是行近祖國了！

上午十時收到南京海軍總司令部的密電，命令我們八艘軍艦駛往吳淞口待命。那時是到南京去，還是到山東剿匪，誰也不敢預測。

晚上月色皎麗，多少人在椅欄深思，在憂傷中祈禱……想到故鄉和多難的祖國。

## 七月十八日 晴

昨日海上起了風暴，入夜時有颶風經過，波濤排山倒海般地捲過海面，軍艦顛盪得幾乎要翻過來，我們整夜警醒着，把救生圈放在身邊。回國了！這風浪告訴我們，回國是一切困難和奮鬥的開始。

經過一夜的暴風雨，我們的國旗撕成碎片！

據說艦隊明晨可以進入吳淞口，我最關心的，當然是到那裏以後的事，所以便鼓着勇氣去問林指揮官。指揮官很和藹懇切地告訴我，這艦隊抵吳淞後會立刻到南京去，現在總司令部方面對我們回國後的一切，已經有了周密的計劃，士兵中的優秀學生，將予以特種短期訓練，升任軍官，這八艘軍艦將與自英國返國和日本賠償我國的軍艦組成海洋艦隊，守衛我國漫長的海疆。

看了林指揮官那矮小結實的身材、和他那精明的神情，使我不禁憶起了一年半前在重慶唐家沱向我們訓話的陳誠將軍，想到他那堅定的語句：

「……請大家看！現在江面上所騎着的，便是我國全部殘餘的艦艇，現在沙灘上所站着的，便是我國全部的海軍。重建中國新海軍的責任便在你們的肩上，你們便是海軍的黃浦，你們是一個強大海軍的種子。今年今天我在唐家沱送你們出國，明年今天我要在黃浦江外面歡迎你們勝利回來！……。」

一個海軍軍官的日記

82  
604078



海軍總司令部印刷所印